

著 德 紀
譯 華 澄 盛

■
薇 尼 日

刊 叢 活 生 化 文

XXXV

適



日 尼 薇

著 德 紀 .A

譯 華 澄 盛

文 化 生 活 叢 刊

第 三 十 五 種

作者前記

女學●與羅培耳發表不久，我接到一篇剛起首的故事的手稿；它多少是帶補充性的，也就是說和其餘兩篇合在一起，可以看作是一幅三聯畫中的第三葉。

許久等不到這故事的後文，如今我決定把起首的部分按原樣付印，並以所附原信代作緒言。

A·紀德

●女學 (L' Ecole des Femmes) — 國內至少已有三種譯本：王了一：一個少女的夢；陳占元：婦人學校；金滿成：女性的風格。有趣的是看看這些不同的譯名。

一九三一年八月

先生：

我可否希望您再允許用您的名字，像過去爲我母親的日記，以後又爲我父親的辯護一樣，來發表我所寄奉的書？

我怕這書不會是您所喜歡的。因與文學無緣，我承認我對您的作品念過不多；但已很夠使我相信我感興趣的問題對您却漠不相關；至少我從來沒有在您的作品中發現過。您所採取的題材儘量避免在您容或認爲不值一顧的「偶發事件」，而您在這兒所遇到的却是坦率地寫下的一些實際問題。您的心靈翱翔於「絕對境域」中，而我則在「相對境域」中掙扎。對我，問題絕不是「人能什麼」，像對您所描寫的人物或對您自己一樣，而完全是實際而又確切的：在我們這時代，什麼是一個女性可能而應有的要求？

對於一個像我一樣年輕的女性，把這看作是首要的「問題」，不也正是很自然的嗎？但儘管這「問題」如何重要，真正開始受人注意却是晚近的事情。是的，這不過從大戰●以來——在大戰中如許女性顯示了她們自身的價值與力量，而這些會都是男人們所認為不可能的，——人們才開始對她們承認，她們自己才開始要求私德以外的權利，所謂私德也者，也即侍奉男人，服從男人，忠於男人；因為至今一切正面的德行像都只應是男人的專利品，而男人都獨據已有。我相信如今無人再能否認大戰以來女性地位顯著的轉變。而難道非有這駭人的苦難作代價才能使女性表現出一向否認於她們的才能，才能讓人重視到女性的價值？

我母親的書●寫給過去的一代。在我母親的少女時代，一個女性可以希望自由；如今問題已不再是「希望」，而是「取得」自由。如何去取得以及取得了又如何！這正是

● 指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一八)

● 指女學。

問題的中心，而也就是我希望所要說的——至少就我個人而言。

不消說，我並不預備替別人作榜樣；但我覺得我自己一生的這一個簡單的故事可以作為參考；我把這故事作為我母親的日記的續編，作為一篇「新女學。」而為明白地表示這祇是無數例子中一個特殊的例子，我將用「日尼薇」作為書名，而我出現於我母親日記中也正是用的這個化名。

I

一九一三年，因為我已滿十五歲，我母親不願我父親劇烈的反對讓我進了中學；我父親在態度上雖然非常堅決，但由於意志薄弱結果總是讓步，退守到藉瑣事上不斷的指摘來爭回他的面子。按他的意思，他所謂我「思想的越軌」以及更後我「行動的越軌」都應歸咎於這種中學教育。

我從我母親身上受到某種對工作的愛好，以及由於她假託藉我學習從而鼓勵我所養成的一種自然的勤奮。當我散學回來，她幫我作功課，和我一同溫習課文，而我報告她我在課堂中所學到的一切，正像別人從進城回來縷訴他們的見聞一樣。這使她，我相信，發生一種錯覺，以為我能影響她甚於她能影響於我。這種錯覺——如果這能算是一種錯覺——她設法讓我自己也去相信，而沒有比這更能助長我的成熟，使我保持我的

熱誠與某種在她所缺乏的自信。

同樣我還從我母親處受到幫助他人的一種熱切的願望與需要，而如果這願望原就潛伏在我身中，她却知道如何不斷地去提醒它，激發它。在我母親，這願望實出於對窮困的人們，受苦難的人們，以及一切我父親稱爲（而我母親不願稱爲）「不如我們的人們」的一種廣大的同情。我特別想說明這一點，正因爲這在我母親的日記和我父親的辯護中都不會提起過。我母親犧牲自己替別人盡力不但不外露，而且總是背地去做，像一切能使她受人頌讚的事情一樣。這種過分的隱藏，這種謙遜（這些，我必須聲明我並不曾受到她的遺傳）竟使生活在她周圍的人們可以許久而不猜想到她的德行。我父親却正相反，他關心宣揚自己正和我母親想隱沒自己一樣地忠實。像是他重視德行的外表甚於德行本身。我並不一定認爲他是偽君子，而完全不想使自己言行一致；不過在他，動作與語聲總先於情緒與思想，以致他永遠落後，永遠像是對自己負債的人一樣。這使我母親非常痛苦；而我太愛她以致使我不能不憎惡我父親。

在課室中，我右手的鄰座是一切同學中最吸引我注意的一個。棕色的皮膚她那幾乎鬚縮成圈的烏黑的頭髮遮住她的鬢角以及前額的一部分。你不能說她一定怎麼美，但她那種奇特的情趣對我比美更富魅力。她叫莎拉（Sara），而堅持別人不要在她名字上加h。稍後當我念東方集時，我所想到的是她，「懶散的美」蕩漾在吊牀中。她穿得很古怪，內衣的開口處露出豐滿的胸膛。她那啃裂了指甲的手，雖然難得是乾淨的，却非常細軟。

「爲什麼老那麼賊眼地盯着我？」第一天她突然對我說。

我把目光移開時不禁羞紅起來，我不敢告訴她我覺得她很美。別的同學們好像和我的看法不一樣，在我所偶然聽到的談話中，她們都一致評摘她吉布西人式的膚色。她神情的莊重，她那幾乎總是緊蹙的雙眉——這使她美麗的前額略起皺紋——顯示出一種特殊緊張的意志與注意……我真想知道她所注意的是什麼，因爲這至少不會是

對功課。當問到她時，你立刻可以知道她並沒有聽講；而如果她在聚精會神的瞬間顯得比我們中任何人都年長——雖然她說和我完全同年——突發的喜悅或是高興得出神時立刻又會使她變成孩子一般。

在最初幾天，我就爲她而感到神魂顛倒，這種我對任何人都未曾有過的惶惑的情感對我是那麼離奇，以致使我懷疑起這情感確實發自我自己：日尼薇，還是由於另一陌生的人格霸佔了我的身心。但是莎拉好像滿不理會，而我耗盡智慮爲想吸引她的注意。我搜索能使她喜歡的一切；可惜她似乎並不關心學業上的成功，她像滿不注意到我的成績而這使我萬分煩惱。當我對他說話時，難得她有回答；我對她所說的像是從來不使她感覺興趣。她決不愚鈍，她在我眼中顯出那麼大的魅力使我不能相信她會不在某一方面有她的特長；但我無從猜測是哪一方面。這我在有一天朗誦競賽中才突然發覺到。當好幾個學生，我自己也在其中，戰戰兢兢地準備了西德●中的詩章，婀苔莉●的夢景，或是戴拉曼納的敘述，●一心只希望不要絆倒，好像這些詩寫來原只爲鍛鍊我們的記

憶，我們的法文女教員就叫到莎拉：

『離開您的座位，跑到講台上來，讓大家看看詩應該是怎麼念的。』

莎拉不慌不忙地跑上前去，便面對全班學生開始朗誦勃利達尼居斯①的第一場。她的發音，比平時更圓潤而莊重，出於我意外地顯得宏亮。和別的學生們一樣，這些詩我都能背誦，我們的教員還替我們講解過而且讚賞其中的價值，但我並不會去考量它們的美在何處。這美，我在莎拉的朗誦中才突然得到驚悟；一種幾乎是宗教性的感動通過我的脊樑，搖撼我的全身，而我眼眶中已滿噙着淚珠。教員自己也像受了感動。

『凱萊小姐，』朗誦告終以後她終於說：『我們全體向您致謝。有您那樣的天稟而

① 西德 (*Le Cid*) — 法國古典悲劇作家高乃依 (*P. Corneille*, 1606—1684) 韻文劇作。

② 阿苔莉 (*Athalie*) — 法國古典悲劇作家拉辛 (*J. Racine*, 1639—1699) 韻文劇作。

③ 戴拉曼納 (*Thérèse*) — 拉辛悲劇費特爾 (*Phèdre*) 中的人物之一。

④ 勃利達尼居斯 (*Britannicus*) — 拉辛悲劇之一。

不更加倍努力實在是不能教人原諒的。」

沙拉把身子略略旋轉，諷意地表示一種敬禮的姿式，便重又回到我身邊的座位上。由於對她的敬慕與熱情使我全身感到戰慄，但當我想對她表達時，我心中却只有——一些我怕會使她覺得可笑的句子。這時已快退課。我趕快撕下練習本上的一角；我抖索地在這紙片上寫了：「我願作您的朋友」而笨拙地把這紙條塞入在她手中。

我看到她把紙條團縲，在手指間搓弄着。我希望能得到她的一個眼色或是微笑，但她的面部始終一無表情，而反較前顯得更為冷淡。我感到我決不能忍受她的蔑視，而我已準備憎恨她。

「不如撕了吧！」我顫聲對她說。但突然他又把紙展開，用手壓平它，而好像已決心……在這當兒，我聽到我的名字：教員正問到我。我不能不站起來，我機械地念了一首幸而我還知道得很純熟的雨果的短詩。我剛坐下，沙拉便把那張紙條塞到我手中，她在反面寫道：「星期日三點鐘請到我們家來。」我心頭一陣欣喜，放胆地問：

「但我不知道您家的住址。」

於是她：

「把紙遞給我。」

而當學生們退課後都在收拾書包準備離去，她在紙條下方寫道：「沙拉·凱萊，第一村路十六號。」

我小心地附加說：

「我還不知道我能不能來；我必須先問媽媽。」

她並不真正微笑，而只把唇角往上一拉。這未始不能說是諷嘲；因此我趕緊再聲明

說：

「我怕我們已先有約會。」

住在市中的另一區而且距離學校相當遠，一出校門我便不能不和沙拉分手；一向我都一個人很快回家。我母親爲表示對我信任起見並不來接我，但她叮囑我必須直接

回家，決不和別的學生們逗留。那一天，一半的路程我都是跑着回去，那樣地我急於想告訴她沙拉的建議。我絕無自信認為我母親能會答應，因為，除上學以外，她難得肯讓我一人出去。以往我對我母親向無祕密；但我不知道由於什麼羞澀的心理使我一直不會對她提起過沙拉。這次我不能不全盤說出：關於勃利達尼居斯的朗誦以及我對她的傾慕我並不隱瞞，但同時我更無法隱瞞她那種奇特的吸引力，這在我的敘述中已自然地流露出來。最後當我問媽媽：『是否你能答應我去？』她並不立刻回答。我知道她一向不忍拒絕我的要求：

『第一我希望對你的新朋友和她的父親先有一點認識。你有否問起她父親是作什麼的？』

我承認我一點沒有想到這問題，但答應再去打聽。到星期日我們還有兩天的時間。『明天放學時我去接你，』我母親接着說；『你應該替我介紹那女孩子；我願意認識她。』

星期六那天，我從旁觀察着莎拉，一面焦心地自忖媽媽會對她起什麼印象。我覺得她那天的裝束比平時更爲隨便；尤其她的頭髮特別顯得蓬鬆。

「把您的頭髮收拾一下吧！」我終於胆怯地對她說。

「爲什麼？」

「因爲今天媽媽來接我。她希望認識您。」

「是的，爲決定星期日她能不能讓您到我們家去，對不對？」

我無法否認；可是我也不願太顯出自己完全受着母親的管束。

「也許，」我說，「啊！我多麼希望您能使她喜歡！」我忍住了不會接下去說：「同時

我也希望她能使您喜歡……」但立刻我又担心到我母親會穿什麼外置，她會戴什麼帽子。

「這種考驗我可受不了，」莎拉說。

可是散學時她倒並不脫逃，像我事前所怕的一樣。媽媽等在門口。我想當時她也着

實希望能使我的朋友喜歡；我從來不覺得她有那天那麼可愛。

「日尼薇對我談得您很多，」她非常和愛地對沙拉說：「我也希望能聽到您朗誦拉辛的那些詩章。它們是多麼美……但我想如果您不喜歡它們您也決不會念成那麼好。」

顯然她在替對方佈置說話的機會。沙拉必然沒有我那麼心慌。

「啊是的，」她立刻說：「但我更喜歡念波特萊耳的詩。」

我還一點沒有念過波特萊耳，而怕媽媽也不一定知道得更多；她是否會顯露出來呢？

「譬如說，哪一些？」

「啊！尤其是那首情侶之死。」

我覺到自己臉紅起來。必然這題目就儘夠引起我母親的反感。我看着她。她微笑了：

「但無疑這不可能是中學念的詩，」她說：「您有兄弟姊妹嗎？」

「我有一個哥哥，他在亞爾日里服軍役；而像早料到我母親所要提出的問題：「我父親是畫家。」

「什麼，」媽媽驚叫起來，「那末您就是亞爾勿雷特·凱萊的小姐？他的畫幅在上次畫展中受到人人的嘆賞。難怪您有藝術家的趣味。」

我正欣喜於知道莎拉的父親非常出名；但媽媽的前額突然顯得陰沈，而出我意外。她接着說：

「我知道您邀請日尼薇星期日上您家去；可惜她沒有空。」
而當莎拉冷然還報說：

「我很抱歉。」

「只好等下一次了。」我母親說了就伸出手去。

當莎拉一離開我們以後：

「但你事先沒有告訴我……這女孩子是個猶太人！」

這名稱對我並不發生什麼意義。我念過聖經，我知道猶太人過去的種種，但對他們的現狀則全無觀念。我母親語調中所隱藏的某種暗示痛楚地打在我的心上。

「她是猶太人？」我喊着說：「你從何而知？」

「我一看就知道。而且她長得很美。」而像同時敘說着兩重意思：「何況在中學裏猶太女孩子很多。」

於是我便追問：

「因為他是猶太人所以你不讓我到她家去？為什麼你對她說我沒有空？你明知道這不是真的。」

「我的孩子，我不能直說我們拒絕她的邀請。這不能怪她，如果她生而為猶太人而她父親又偏是一個藝術家。我不願使她難受。而且，」看到我滿眼是淚，她補充說：「猶太人有很多長處，而他們中有的非常出色。但在沒有探聽到一點底細以前，我寧可不讓你

跑到和我們很不一樣的環境中去。」

「啊！媽媽，我多麼希望……」

「我的孩子，這次不成。別再堅持。而且，這已太遲……」接着，更委婉地：「再說，日尼薇，你都知道，讓你難受在我自己也很難受。」

是的，這我很知道；但我母親拒絕的原因，在我看來，無非怕有失身份，而這與其說站在她自己的立場，倒不如說受制於我們的環境，我們的地位，我們的社會階級；這我多少都意識到；而平時她却教我不應重視這些。但以我的年青，以我的易受環境的影響而論，她不願讓我和可疑的陌生人來往也是最自然不過的。這我也多少意識到；而無疑我內心中還是贊同她的決定。但我好像覺得自己與新相識的朋友之間被阻隔着重重世俗的成見，這使我沉沒在無限的悵惘中。

「而且，」我母親長時間沉默以後又接着說：「我並不阻止你和你的同學見面；也許你還可以約她到我們家來。這我們以後再談。」

爲這事而引起我的悲傷必然在她自己也很苦惱，她似乎盡量想表示一點歉意或是設法希望能給我一點安慰。但不久我却被牽入到另一重更深的痛苦中。當我在星期一再遇到莎拉時：

『您母親不放您來實在是件憾事，』她立刻對我說。接着，帶着某種殘酷，像是得意於在替我應有的遺憾上再瀉上一點妒意的酸苦：『琪賽爾倒去了。爸爸帶我們到溜冰場去。琪賽爾扭傷了腳，所以她今天不能上學校來。但我們實在玩得痛快。』

琪賽爾·巴芒磯是我們班中成績最好的學生。我聽人說：她父親曾是法國學院的一個名教授，但去世已久。她母親是英國人。琪賽爾是她唯一的孩子，英文和法文說得一樣好。她在智力上深沉甚於敏捷。在全校學生中保持第一在她像是毫不費力。但我所以注意到她原因還是由於她和莎拉的友誼。她倆遇在一起時便侃侃而談，而莎拉除對她以外平時很少說話。相反，琪賽爾在下課時總被大羣的學生圍擁着，但對我這個「新人」，她像從來沒有注意過。她的座位在課室的另一極端，而我想接近她除非在下課時的幾

分鐘，那時學生們都在一個植着樹的大院子中嬉笑。有一天，當我跑近以琪賽爾爲中心的一羣熙熙攘攘的學生時，其中之一突然轉過頭來徵求我的意見，她們像是正在爭論，我也不知道是一個什麼難於解決的問題，而當我並不立刻回答，另一個學生就叫起來了：

「你們明知道這位小姐出身高貴，她那敢隨便發言。她怕有失身份。」

這份罪狀我自認是最不應得的。爲要證明給琪賽爾看。同時也證明給我自己看：雖然我很少說話或是態度顯得「高貴」，我却並非是她們所設想的那種人，我却並不怕有失身份，當時立刻我覺得自己什麼都可以做得出來。什麼都可以……但問題倒是：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可以的是什麼。我聳一聳肩，自語地：

「能談的人並不一定是……」

「她說什麼，她說什麼？」好幾個人的聲音混成一片。

「並不一定是能實行的人。」

才說出口，我就發現自己的句子顯得荒謬。幸而無人起來指摘。

當莎拉告訴我琪賽爾扭傷了腳，我私心不禁感到痛快。「可有幾天太平日子，」我想。琪賽爾與莎拉是我唯一希望結識的兩個學生。遭逢其一的冷落，而另一的邀請却偏又被我母親所拒絕，我不禁痛苦地感到寂寞而深陷在憂鬱中。當我母親告訴我——必然她不能沒有注意到我的苦惱——她已讓我父親決定來邀莎拉和她的父親一同來參加我們的星期四晚會。

我母親並無「定期」招待客人的日子，而且根本嫌惡世俗性的所謂社交；爲這，我父親不斷地責備於她，認爲這正是所以使他在事業上失敗的原因；因爲和那些自身一無所長的人一樣，他迷信一切可以用交際與手腕得來。我相信他大言不慚地所謂他的「要公」，無非就包括送往迎來那一套，這在他是非常用心的。同時我知道我母親對這些向不屈服，她說她認爲這都足以損及個人的正義觀，麻醉個人智力與道德上的某種真誠，而這些正是她切望我能保持的。任何理由不足以阻止我對我父親比我母親在她

日記中對他作更嚴格的批判。我認爲沒有再比強使一個孩子尊敬他的父母更足以使孩子成爲虛僞，當他們已不配受尊敬的時候。我母親相反，却實在值得我崇拜，而我對她的愛幾乎可說是一種奉獻。至於我父親，我早就沒有把他放在心中。無疑我在這兒所記的這些感想還並非是我在孩子時代所有的。但當時我已不能忍受他言談中的自相矛盾，有些我明知道是從別人處套來的意見他却假託是自己的，他愛誇大某些並不存在於他自身的崇高的情感或是炫耀某些堅強的確信，但骨子裏却隱藏不住最易轉變，最易妥協的本質。他對自己某些道德上細微的失檢則美其名曰：「世故，」而他巧於率直地把自己失意的事情統統歸咎於自己的細心，自己「過分的」誠實與自己的正直，這尤其引起我可憐的母親的憤慨。但對這方面，事實上她能比我表達得更適切，而我所說的實在是微乎其微。

多少讀者們聽了我這樣肆無忌憚地批評我父親將會感到憤懣！但我並不爲這些讀者們而寫，而我已決心不顧一切所謂禮制，謙恭，審慎之類的考慮。我這故事除了它十

足的坦白別無其他存在的理由。如果這份坦白偶然帶有一點傲世的色彩，我相信倒由於一般人提到某些問題時不採取側視或閃避，至少也用更穩健的轉彎抹角的說法，而我則認為它們應受正面的探討。

我相信（但我這兒所指的自然是今日的看法，）我愈來愈堅切地相信，多少我們的積弊幾乎無不起因於無知，而對這些問題如果不先作一澈底的清算恐怕根本無從談到補救的辦法。這兒已顧不得所謂面子或是禮教等類的考慮；它們徒令一切問題弄得更為複雜。而其中有些問題，至今我們還不敢公開的談論，這種癱瘓式的緘默正和過去把人體檢驗認為有失體統有損尊嚴的這種忌諱是一樣的。這種忌諱一日不被放棄，醫學與正確的解剖知識便難望能有進步。要實現將來能有任何社會性或個人性的改革或改進，對於現狀確切的考驗是必不可少的步驟。我在這兒並不為寫一本小說，而我不惜由於牽涉到種種題外的問題以致打斷我的故事，因為我不能不承認這些對比比這故事本身還更重要。我所以敘說我生活中所得的經驗無非希望可以供別人作一

點參考或是對別人有一點幫助。我決不預備隱藏我自己的見解，縱令因此而損及文章的「藝術性。」我已說過我對文學的趣味並不高。我還覺得某種完美性的獲得不能不藉犧牲真理去作代價，因此我克制自己不作這方面的企圖。真理一旦脫離抽象的意義而與實生活發生關聯時，便成爲錯綜，灰暗，無定，它再不能被清晰地描摹下來……何況我自己根本不會具備這種天稟。我並不在乎我所寫的只涉及一個當前的問題，我原無寫下任何足以留芳千古的那種夢想，而如果昨日使我痛感的一切，今日使我念念不忘的一切，到明朝都已成爲時過境遷，這正是我所求之不得的。

紀德先生，這與您寫書的用意相去又何止千里！我記得您曾說過：『我爲受人再讀而寫；』而我則恰好相反，我寫這書但求讀它的人頭也不回地揚長而去。一切足以促使進步，促使人類多少超越他的現狀的，不久都該一腳踏開正像人過橋拆橋一般。

我父親慣例每週請客一次，邀請那些在他希望能聯絡感情的人物。每逢那些日子，

晚餐我總上表親弗洛貝維家去吃。第二天，家裏的午餐每藉隔夜所剩的酒菜以及席上言談的餘音沾光不少。在那場合，我父親就特別顯出自己是個重要的人物。除了這些請客以外，我們在每星期四晚上慣例招待幾個知交的朋友，其中總有馬爾商大夫和他太太，但就我所知，他們夫婦與其說是我父親的朋友不如說是我母親的朋友。因此問題便發生了（我母親又告訴我：）預備邀請沙拉的父親參加一次那類莊重的晚餐呢還是我們那種不拘形式的茶會呢？晚餐會對他顯得更堂皇；但問題在於他能和哪一路客人相稱……因為爸爸深恐凱萊「不顧面子。」爸爸滿口自認思想開通，其實完全出於造作，因為從另一方面看，他是一個非常頑固的人。他說（但看您能否相信他，）天才和常人的作風不同是可以被原諒的；但他自己一無天才，所以他從來不原諒別人可以能有例外；而最使他担心的莫過於他所謂「不識世故」原因也就是他自己除此以外一無所識。加以雖然他不是公開的反猶分子，他對一切猶太人却都懷戒心。准許凱萊參加一次我們隨便的小茶會自然不致於會有問題；而實在說，這次所以邀請的目的也無非是

讓莎拉和我能有相聚的機會，雖然我父親並不隱藏由於他女兒和一個不是屬於「我們這一界」的人相結識使他所引起的煩惱。

我父親深幸自己沒有打錯主意，當凱萊回信中通知我們他在任何邀請中「一向帶太太一同參加。」那末凱萊夫人是會陪她女兒同來的。

這一個我曾那樣地盼望能帶給我歡快的晚會，結果却使我落入一場無比的痛苦。當我們的貴賓們一進門時，他們對我們這中產階級的客廳的氣氛立刻顯出萬分拘束，這在像我那麼一個孩子的眼光中也看得非常分明。很久以後，我們（連我父母在內）才知道凱萊並未正式結婚，而莎拉的母親在未和他同居以前原是他的模特兒，雙方出身都非常低微。照我父親的意思，「娶他的模特兒」是最下流不過的事情；但當他知道了凱萊「並未正式娶她」益發增加了他的鄙夷。這些，事前我們都不知道，要是早知道，我父親宣佈說，「我們自然決不會邀請他們的。」以後我又知道這一對夫婦間感情非常融洽；但是，以後我父親又說，「這與事情本身無關。」凱萊夫人當年應該是很美的；那

時她也還很美，雖然太嫌濃粧。她的打扮在我們這一無生氣的環境中實在太耀眼，太艷麗，而我父親第二天早上說：「太古怪。」這益發顯出馬爾商夫人和我母親的樸實來。但相形之下，她們所穿的那種高領子，暗顏色的長服立刻對我顯得過時，小器，那樣十足地「恰如其分」。至於我自己，那晚所穿的是一身最素樸的淺色服裝，和莎拉站在一起，我自己感到拘謹而呆板。她所穿的是和諧而又大方的深紅軟綢，這種溫暖的色調益發襯托出她皮膚琥珀色的光彩。並非我對服裝特別重視，但與莎拉的優美與灑脫相接觸時，而由於衷心的愛慕使我用她的目光來觀察我們的周遭，這至今我所安居的環境異樣地顯出無趣而庸俗。水晶燭台，帷幔，圈椅，傢俱，驕地一切都顯露出它們的真相，那樣地瀰漫着中產氣味，那樣地黯然無光。這也不是說我們的佈置特別令人惹厭，我父親和母親都並沒有一般所謂「低級趣味」，但雙方都愛顧全體統；即是這種中產作風的莊重，一經凱萊夫人和莎拉服飾的映照顯出多麼平凡，多麼愚蠢地胆怯。

「您家真夠富麗！」莎拉對我說；而這是她見面時的第一句話，這頗難捉摸的聲調

中滲雜着驚嘆與惋惜，多少還帶有一點鄙夷，這使我立刻臉紅起來。

我父親事前已作了打聽，告訴我們凱萊畫幅的銷路很好，而且標價很高。但當不久以後我踏進我朋友的父親的畫室時，我一點發覺不出有財運特別外露的痕跡。相反，在我們家，處處都像大意地張貼着我們的進款單。

凱萊這一家人給我父母印象之壞，自可不必再提；這在我當時孩子的目光中已看得非常分明；但同時我也看出我父母都竭力加以隱藏。那天晚上，人人都盡量表現出非常自然，而實際我相信真正痛苦地感到不調和的只有我一個人；無疑這因為我對莎拉的情感太真切。當我父母開始在那兒談起掛在牆上的幾幅圖畫時，我便悄悄地把她拉在一邊。這些畫幅大半是我們的朋友布格魏斯陀夫的作品，他新近的去世使觀衆與畫商都突然對他的畫幅賞識起來，我父親便把它們都從箱子中搬了出來。而且爸爸當時正編輯一種藝術雜誌，乘機竭力——他自己說——替他「揄揚」而終使這位生前無聲無嗅的畫家，死後取得了這番哀榮。

「您知道，」沙拉對我說：「爸爸口頭裝作讚揚；但實際他認為他的畫非常不妙。」

「您呢？」我胆怯地問她。

「啊！我自己，我對繪畫不感興趣。我已看得太多。我只喜歡音樂與詩。」

我心中萬分希望能「看得上」我朋友的父母；但和我母親與馬爾商夫人一比，凱萊夫人對我顯得多麼相魯！她笑得太響，而不論談到什麼，總昂起頸子，在一柄展開着的摺扇後面哄笑起來。以後我才知道她是一個心地很好的女人，但相當愚蠢，而尤其可怕地無知。至於凱萊，我不明白他怎麼能像他女兒，但同時却又長得那麼醜惡。我記不起他說了些什麼，只記得他每句話說得非常肯定，而顯然帶有不豫之色，這連馬爾商大夫也很覺得。

當點心送上來時，馬爾商趁此機會便要求沙拉可否為大家念一點詩。

「日尼薇曾告訴我們您在這方面的特殊天才，」他說：「我相信在座各位一定要比您的那些同學們更能欣賞您的朗誦。」

莎拉毫不推辭。但當他躊躇着，問我們願意聽的是什麼：

「對了，」我母親欣然說：「爲什麼不朗誦那天您對我說過您特別喜歡的那首情侶之死呢？」

「法國詩歌的頂峯之一，」爸爸儼然宣佈說：「小姐，您要書嗎……？」

他又接着說波特萊耳是他愛讀的詩人，而他身邊總帶着惡之華。●立刻他從鋼琴上的活動小書架中抽出一本，無疑意在使人嘆賞這書的裝幀，因爲他否則早應想到莎拉一定能背誦。她背靠着那架大鋼琴，採取一種痛苦的，但同時又帶微笑的表情——這使她益發顯得美麗——用一種豐潤而又異樣地溫婉而悽愴的音調朗誦起這一首我所不熟悉的奇異的詩來。我承認我不太懂詩，而如果由我自己去念，無疑我不會從這首詩中得到什麼特別的印象。但一經莎拉朗誦，每一詩句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坎。我並不

● 惡之華 (*Les Fleurs du Mal*)——波特萊耳唯一的詩集。當代法國大詩人梵萊莉 (*Paul Valéry*)

會譽這本三百頁的詩集抵得上兩部全部的詩作。

去注意字句確切的意義；它們已都像化成音樂，依稀令人懷念起一個沉隱中的天堂；而我突然像面對着另一個世界，和那世界相比，我們的外在世界不過是它慘淡朦朧的回光而已。

「莎拉，」以後我告訴她，「這詩意的世界，不拘它如何美，可總不是我們所生存，我們所能及的。爲什麼您讓我們那樣地懷念它呢？」

「但只要我們願意，我們都可生活到那世界中去。」她回答我說。

那天晚上我還知道了莎拉準備將來獻身舞台。以後我會再談如何我看她一步步地讓種種劇中人物佔據了她的身心以致她自己整個消失了一己的性格。今日我感到藉此去忘懷人間的悲苦，正像那些神祕主義者沉湎於來世的生活一般，實在是不對的（以前我會說：是不誠實的），而這種對現實的逃避在我總覺得是一種背棄。但那天晚上我並不想反抗；我像受了魔術擺佈一般，一任自己沉溺在莎拉語音的魅力中。

由於我父親的要求，莎拉又念了勸君遊奧曠卓。我着實感到驚喜當我聽到我父親

居然對波特萊耳發表了一些令我驚異的嘆賞；無疑這又是竊取了別人的意見。

「這小傢伙儼然已是一個女戲子。在舞台上戲子適得其所。我不愛看你和這一界人來往。」第二天我父親宣佈說。

但他究竟不敢禁阻我，接受凱萊他們的邀請，因為他們堅持要回請我們。

「這正是把他們引進我們家來所闖的禍，」他說：「如今我們已無法拒絕。」

我父親一向最顧面子，認為逃避他所謂「禮讓往來的責任」實在是不夠禮貌的。但對有些使他太感頭痛的，他便派我母親出席；因此他又加上說：

「你們兩個人自己去好了。我還另有約會。」

這也正是我所求之不得的。

凱萊家的茶會所請的客人很多。其中大部分是藝術家與文人，當我們進入他的畫室時，幾乎總有一打上下的介紹。這間寬暢的畫室佈置成非常古怪，沒有再比這氣霧對

我更感狼狽的了；無疑媽媽也具同感，因為第二天她告訴我當時她也頗感「手足無措」，她實在不希望和我這位朋友的父母以後再有交往。她不喜歡他們的「作風」。我母親雖然可以稱得上思想開通，但她畢竟還是一個非常固執的女性。

「可是，」她接着說：「你的朋友我倒覺得很可愛，所以我不想干涉你們的友誼。她一定很聰明而且具有出衆的天稟。但我覺得她的天分和你的完全不同，我奇怪你們以後可以長久相處下去。她所走的路不是你能走的，如果你一味跟着她，以後會對你鬧出很不好的結果來。另一個（你說她叫什麼？）……我看倒和你的趣味接近得多。」

這另一個即是琪賽爾·巴芒磯。很久以來我都苦於無法和她接近。她會說莎拉是她唯一的朋友。而我很難說在她們兩人中我所妒忌的究竟是誰。兩個人我都喜歡，雖然出發點完全不一樣。琪賽爾根本談不上有像莎拉那種姿色的美，但她具有某種深沉而無可比擬的風度。不，我所妒忌的，寧說是她們的友情。那天晚上，第一次和她們在一起，我像一個闖入者一樣感到不安，而雖然心中有無限的話想傾吐，但在她們面前却一個字

也說不出來。我希望能聽沙拉的詩歌朗誦，但另一個年齡幾乎和我們相仿的女孩子跑近鋼琴去，開始自奏自唱起來。沙拉把我們——琪賽爾和我——帶到用門簾和書室隔開的另一間明亮而空寂的房間。

「我爸爸和媽媽邀她唱歌，」她對我們說：「爲的替她兜攬一些學生。她就靠私人教授鋼琴與唱歌生活。但我實在不能欣賞她的歌聲和彈奏。爸爸也一樣；但他心腸那末好……而您呢？」她轉過頭來問我，「您也是好心腸嗎？」

我覺得回答她「是」也不大妥當。而且，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好」是「壞」。幸而她並不等我回答；但繼續說：

「琪賽爾，她的意思想要愛一切人。我說這已不是愛；而是浮台爾（我們的教員之一）所謂「慈善。」」

「不，這不是我的意思，」琪賽爾抗議說：「但媽媽總說……」

「啊！巴芒磯太太，」沙拉打斷說，「那簡直是善良的化身。每次有人在她面前說別

人的壞話，她總不以為然，而且每每想法替人辯護。那末，你母親究竟說什麼來？」

「她說世上的好人遠比一般人所相信的來得多，問題是愛必須出於諒解，求諒解必須要先多留心觀察。」

琪賽爾說出這句格言式的話絕無炫耀的意味，但顯得可愛地莊重。當時我覺得如果自己再不說話，恐怕那天晚上休想再有說話的機會。但話未脫口，我自己的聲音已使我胆怯；我覺得自己的聲音緊縮得厲害，鼓着莫大的勇氣我才毅然說出：

「我生性很難說善良，但並非不懂愛。」

我還想補充說，愛的範圍愈窄，它的力量也就愈強。當我想說不應汎愛，而只愛極少數的人，我的用意尤其在於希望讓琪賽爾與莎拉知道她們就包括在這少數人之中。但我這意思如何表示才能顯得不矯飾呢？我希望說出而終竟哽在喉頭的這番表示使我臉紅起來，像是我自己已經說出了一般。琪賽爾與莎拉的目光都注視着我，但由於我一言不發，莎拉便先開口：

「愛的種類很多。我相信我自己就決過不惜，譬如說，結婚生活的愛。」

「這你怎麼能知道？」琪賽爾說：「假設有一天您遇到了……」

莎拉又把她打斷：

「啊！我不是說我永遠不會愛上某一個人。但爲他而犧牲我的趣味，我的生活；忘了自己而專爲使他舒服，侍候他……」

「你把結婚看成多麼古怪！」

「並不；我敢向你担保這幾乎是必然的結果。一旦結婚以後，你就再沒有時間去顧到原先你所喜歡的一切。所有時間全爲對付家務；否則就花在孩子身上，要是有孩子的話。試看愛彌爾·N……（這是我們中學中的校友的一位姐姐）原先她把全部生活用在音樂上。她還得了國立音樂學院的第一獎。但自從她結婚以來，她再不打開她的鋼琴。」

「至少她不能帶了鋼琴去度蜜月。」

「不，她對我說過；她對媽媽也說過：從此放棄……因為她現在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她不想再在這一種和她丈夫不相干的藝術上去用功夫。這是她親口所說的話。」

「她只要嫁一個音樂家就好了。」我冒昧地說。而這次是我自己意見的愚蠢使我臉紅了。

「那更可靠的辦法倒不如不嫁人。」沙拉回答說。

而當我表示獨身的生活不會是快樂的，她便又補充說：

「不結婚不一定就是獨身。」

無疑我不會太注意這句話，如果琪賽爾當時不立刻叫出聲來，沙拉便又反駁說：

「你對這一點和我的意見不一樣！我看你所以抗議不過是爲日尼薇的緣故。」

於是，初不計及我要說的話會產生什麼後果，出於不願受人排斥，出於要表白我的

同情，我大聲說：

「但我很同意沙拉的意見。你們用不着對我存什麼顧忌；我不善表達，只因爲到如

今我還沒有遇到過可談的人；但是，如果你們對我有進一步的認識，你們一定能理解我可以是你們的同志。」

鼓着莫大的勇氣，我一瀉而出。驚惶於自己竟敢如此張胆說話，在心潮的起伏中，我一面握住琪賽爾的一隻手，另一面把頭緊偎在莎拉的肩後，像是爲遮掩我自己的羞慚。我感到琪賽爾的另一隻手在溫慰地撫弄着我的頭髮。當我再抬起頭來，雖是淚珠漣落，却終於微笑着。

「聽吧，莎拉說：『既然如此，我們三人可以聯合起來，成立一種秘密的同盟；爲婦女求獨立的同盟。但第一我們必須對任何人保守秘密。琪賽爾，你先發誓不對你母親講。』」

「但你說我有什麼可對她講的？我覺得本身就沒有什麼可講的。」

「什麼，『沒有什麼！』我們三個人聯合起來，鄭重地立誓忠於我們的計畫，這你都稱作『沒有什麼？』」

「但是，什麼計畫？」

「這等以後我們再來規定。但第一步必須立誓對任何人保守秘密。」

至今，我對我母親從不會有過秘密，但我答應把這作為第一件秘密。

「祇是，」我說，「在宣誓以前，我先想知道應該履行的是什麼。」

這時我笑着，而且開始覺得非常自在。莎拉又繼續說：

「我們同盟會的名稱可以定作：『婦女獨立 (Indépendance Féminine) 起首的兩個字母。我們可以採用一根杉枝作為會徽。』由於我們是發起人，別人要加入時都須先得我們的同意。新會員應繳一筆入會費。」

「做什麼用？」琪賽爾便問。

「為應付……事前當然難說。在任何團體中，總有一筆經費，譬如說，為幫助那些」

「小母親。」^①」

① 正是法文中「杉」的意思。

② Filles-mères 直譯應作「少女母親」，係指那些未經結婚而有了孩子的女人。

琪賽爾哄笑起來；而我覺得沒有再比她莊肅的面上突然所透露的喜悅來得更動人的。

「我早料到！」她喊出來，「這是莎拉心中早就打定的主意。但是，我親愛的，我不能担保我自己從此也不結婚。我認爲縱使在結婚生活中，一個女人也可以保持她的自由；而相反，在自由結合中不一定就能有自由，因爲有了孩子還不是和在合法的家庭生活中一樣是一重累贅。」

這抗議使我有進一步的認識。否則，我不會懂得什麼是莎拉心中早就打定的主意；但我不敢多問，深怕顯出自己太無知，太愚蠢。我聽到「小母親」這個名稱這還是第一次；我不懂確實的意義的何在；而如果這名稱在我聽得不很順耳，我自己也說不上是由於什麼。我一向天真地以爲要有孩子就必須先結婚。我並非不知道孩子是兩性關係所造成的自然產物。我母親認爲我應該有一點這方面的常識，所以她會告訴我這在人和動物是完全一樣的。但我把這些性關係始終和結婚生活聯在一起，而並不會想到它

們同樣可以存在於結婚生活以外。雖然我很知道男女同居而不結婚也是常有的事。稍一回想，事情也很容易理解，但我偏就從來沒有那麼想過。我所僅有的一點理論上的認識始終與實生活不發生關係。

琪賽爾與沙拉的存在凍結了我的思想，我只好把這問題留到以後去考量。祇有一點對我是很顯然的：沙拉不願結婚，但同時也不願因此而獨身。我便藉琪賽爾的抗議來作自己的庇蔭。

「我等你先有了決定我再決定。」我說。

不自主地我已用「你」稱呼她。我希望她也會用「你」回答我，但她把頭轉向她的朋友：

「沙拉，你看：我們很可以來一個組織；但加入的人祇須立志不事做效，不作違心的事情。」

「或是不墨守成規。」沙拉補充說。

「是……是的，」琪賽爾略顯躊躇地說。以後，又轉向我說：「我相信這我們都可以答應的。現在我們大家都把右手來伸在一起，好像「格呂特里草原宣誓」^①一樣，而且說：我立誓忠於It。」

這一切都做得非常鄭重其事。

好像拜領聖餐以後，好一陣，大家靜寂無聲。而突然沙拉對琪賽爾說：

「你在想什麼？」

「我在想，」她說，「英文中It這字的意義等於「假設，」因此我們的結合顯得有點帶有條件式的……」

「啊！如果你已經開始想脫逃……」

這時沙拉的母親撩起畫室和我們所在的這間屋子間的那道門簾：

① 「格呂特里草原宣誓」(Le Serment du Grütli)——格呂特里係瑞士四省湖東南之草原，相傳

瑞士 Schwyz Uri 與 Unterwald 三省結盟即在此宣誓。

「孩子們，我來找你們了。我們需要女孩子們來幫忙招待茶點。」

我自信忠實地記下了我們當時的談話。如今看來實在覺得有點稚氣。但在當時這場談話對我的影響非常重大，以後的日子我一直念念不忘。

當我們應該向主人們告辭時，媽媽湊近琪賽爾去，而出於我的意外：

「我聽說您家住得離這兒很近，而我們正好是同路。您願不願意我們送您回去？」
她對她說。

我已經對媽媽談起過琪賽爾，而她很知道她這建議一定會使我高興。她自己也希望能和琪賽爾有一談的機會，正好像當時她想認識莎拉一樣。

「您母親讓您一個人出門，」當我們跑在外面時媽媽說，「我相信您一定應得她對您的信任。」

「我那樣地希望能不辜負她的信任，以致使我絲毫不敢動彈了，」琪賽爾微笑着說，「我相信如果我母親對我管束很嚴，那我反不必再有這份擔心了。」

琪賽爾把這意思表達得非常可愛，自然而又真樸，我相信這一定使我母親喜歡。這
我很覺得，而因此我自己也很快樂。她又接着說：

『但太太，您對日尼薇也不嚴。您並不老帶着她。她總是自己上學來。』（難道她連這也注意到了！）

『我盡量帶着她……』我母親說，『並非我對她不信任，倒是我喜歡和她在一起。她一旦不在我身邊時我就會想念她。』

『我相信，我媽媽也一樣。』

琪賽爾的語調顯得嚴肅起來。我發現琪賽爾很愛她母親，而我突然自愧我對我母親不夠親切。好一陣我們默然地走着。我不知道我這位新朋友的住址，而當我突然聽到我母親向她告別時，我心中頗為難過：

『我相信我們已到了您家門口。琪賽爾小姐，我想託您轉達您母親，說我很希望能認識她。』

當琪賽爾才離去，我就緊抱住媽媽。

『我的寶貝，你怎麼啦？你要把我絆倒了！』說時她也抱住了我。

『今晚我才知道你是多麼可愛。』

爲隱藏她自己的情感，她故意笑起來了。接着，她吐一口氣，又像若無其事地：

『從這煙霧騰騰的畫室出來，走一陣倒反舒服得多。』

我還不曾談起我弟弟。雖然他只比我小一歲，但他在生活中並不佔據一個重要的地位。由於他體質羸弱，他比我嬌生慣養得多。我相信我對他不具好感倒並非因此；而是由於他爲達到目的而處處向我父親獻慫慂的那種態度。這在他沒有不成功的。我父親從來不想打他，但我不會忘記他却曾經打過我一個耳光，他像所羅門●似的跑來教訓我們——我弟弟和我——應該學螞蟻的榜樣；那時我才九歲，但我竟敢反駁他：『但

● 所羅門 (Salomon, 紀元前 1082—975), 以色列王, 以智慧著名。

是，爸爸，你常告訴我們不要和畜生一樣。」

啊！我倒不是因為吃了耳光生氣（我常常用體罰對待我自己的兒子），使我不平的是爸爸打我因為他自覺無話可以回答，因為我指出了他的矛盾。致於吉斯達，矛盾與否，在他向來不放在心上；像我父親一樣，而且學了我父親的榜樣，他對自己所說的，所想的，所喜歡的，逐漸養成一種見機而行的習慣。我說他對父親獻殷勤，即是他把父親口中的每一句話都表顯得五體投地；但我相信尤其使他佩服的則是父親能隨意改變他自己的意見，正像別人更換衣服一樣不費力氣。

這使吉斯達隨時可以引證他的話，而不斷地用「正像爸爸所說一樣」這句話來作為他的盾牌，他特別喜歡那樣說，因為他知道藉此可以激怒我。很快他對一切無關實用，無利可圖——我所謂「利」是指最實際最當前的利益——的事情都不發生興趣。雖然我們生活在一起，我們間很少談話；他和我的趣味無一相投。我還以為在他只是出於漠視。我並不會猜疑到他暗中對我還愈來愈懷敵意。這不久在我所講到的這段故事

中突然爆發出來。凱萊把他最近的作品單獨作了一次展覽。報紙上都提到它而尤其讚揚那幀最主要的畫幅：「懶散的少女」；畫刊中還把它複印了出來：一個裸體的少女躺在一張長沙發上，手中所握的一面鏡子遮掩了她的面部。

我曾聽凱萊發表過他的意見，他認為畫幅的題材無足輕重，最主要的是畫的本質。人人同意這是一幅「值得讚美」的畫，而為莎拉的緣故，我也很感欣幸。我已說過我父親對我和莎拉的友誼並無好感。吉斯達為討好我父親便乘機卑怯地毀謗了我的朋友。他知道我在課外常去看她，我和她的感情愈來愈密切；最後我自己不小心中還在他面前讚揚過她，而由此產生了他想從中破壞的欲望。

事情發生在午餐後不久。午餐時人人默不作聲，顯然已大有「風雨欲來」之勢。我父親向來在用餐時有看報的習慣。出於對我母親表示禮貌起見，他一面看，一面常發表一點關於時局的意見，像是為減輕或是道歉他這種閱讀的不得其時。每次在碟子旁總有他的報紙；但那天他棄置着並不去打開它。雙眉緊蹙着，目光非常堅定，一望而知他沉

默着並非因爲無話可說，而是他不想說，他想保留到以後再說。暴風雨在醞釀中，而受威脅的目標是我自己；我無可懷疑，因爲吉斯達——他顯然知道個中原因——一直嬉皮笑臉地注視着我。我們總在爸爸的書房中用咖啡。我說「我們」，因爲爸爸的咖啡是全家的一種儀式；實際喝的只有他一人。離開餐室時：

「你不必來，」他對吉斯達說，以後我才知道當時他就守在鄰室，耳朵貼着門，爲的盡量欣賞這一場由他鬼鬼祟祟所佈置成的好戲。

我父親很知道他自己對我無法進攻；早就料到我會反抗，他就想仗我母親來助威勢，因此他說話的對象是她；突然發作起來，但並不用拳頭，因爲那會顯得粗野，而是用手掌拍着他身前的桌子：

「我實在不能再容許日尼薇和凱萊的小傢伙來往。」

這語調顯然是不容人答辯的；但媽媽用非常和平的語音：

「你的意思總不是說從此不讓她再進學校？」

爸爸自感無力來同時對付我們兩人；我覺得媽媽和我站在一面，這給了我很大的勇氣；但他，像是還希望把她拉在一起：

『必要時我們也不惜讓她停學。暫時我正式（這是他慣用的字眼之一）反對她在課外再去找她。』但當他再度用手掌拍桌時，不幸讓咖啡匙子蹦着了他的鼻子：

『知道了沒有？』

像一個惡作劇的小精怪，這柄匙子頗煞風景地減損了他的效果。我實在忍不住不迸笑出來。事實上爸爸明知道我已不再把他看成很認真。但這益發使他怒不可遏。

『唉！這不是鬧着玩的時候，』他說。我趕快去檢起那柄匙子，隨又站起身來，避開他的目光，意思表示我無意和他挑釁，而且也不願顯出自己傲慢。

『我不想服從你。』

一度緊張的沉默。我可以看出媽媽的面色非常蒼白而爸爸的手發着戰慄。

『日尼薇，』他終於說，『小心點！你迫得我們不能不採取……』但無疑由於並不

知道採取什麼，他便接着說：「嚴厲的處置。」

於是，把頭轉向我母親，像在最鄭重的場合下爲的更顯得鄭重起見，他用「您」稱呼我母親：「請您念念這個！」

爸爸便從他上衣的貼胸口袋中掏出一張報紙，或是說得更確切點，一頁雜誌，把它展開了，他遞給媽媽。

「我請您大聲念。」

「這是吉斯達交給你的吧？」媽媽說了也不接過那張紙去，却低聲地加上說：「真作孽！」

「原來如此，」爸爸興奮得大叫起來，「你倒牽涉到他頭上去了。」

雖然表面上非常鎮靜，但媽媽的面色是那樣的蒼白，我怕她快會暈倒，她接着說：

「而且我已看過這篇醜惡的文章。」

「那末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們？」

「因為我覺得大可不必看成那麼認真。」

「但究竟是什麼事情？」一面問，一面我檢起那張落在地上的紙。

在「傳聞」那一欄內我看到如下的記載：

這次畫展中人人所讚賞的出於名畫家凱萊手筆的這一幅「光榮的裸女」據說模特兒就是他自己的小姐莎拉。讓我們同時對畫家與模特兒慶賀。這是最饒趣味的畫幅之一，我們感謝這位藝術家由此使我們能有機會領略他的家庭風趣。如果因此而開罪於小資產階級的道德觀，我們謹引波特萊耳的話來轉告亞爾勿累特·凱萊：

讓柏拉圖這位老學究去皺眉瞪眼，

為描繪了這似花少女的祕密。

藝術與道學從來就不會融洽地成爲一家人的。

我聳一聳肩：

「那末你禁止我和莎拉見面原來就是爲的這個？」

爸爸又面朝着我母親：

「我請問您：在衆日之前，不怕赤身裸體地去展覽，這樣恬不知恥的女孩子，難道您認爲是日尼薇可以來往的嗎？」

「如果沒有這個卑鄙的新聞記者來多事，別人決不會知道是她。」我說；但這句不加考慮的話使我落入在一種非常不利的地位，這使我父親有理來反駁：

「縱使人人都不知道，事實總還是事實，你很清楚別人的輿論與我無關，我所重視的是事實。」

但我知道事實恰巧相反：我父親最關心別人的輿論；他唯一關心的就是這個；但我已讓他佔了上風，他繼續說：

「但是，請問……那末，你也是早知道的？」

「不，我原先不知道。但假設我知道，那也不會改變我對莎拉的感情。而假設我知道，我也決不會告訴你。」

「日尼薇！媽媽厲聲說。

爸爸還假作吃驚：

「什麼，你不替她辯護？」

「我從來不贊同她的傲慢。」

「可是她敢反抗我就因為有你作靠山。但問題並不在此……那末，日尼薇，你決定不服從我？」

「早就決定。」

他像躊躇了一下，接着，像是一鼓作氣，用盡了高壓的語調：

「好的。我自有辦法。」

其實他毫無辦法；總之事情這樣也就算了。

當我對我父親說如果我知道莎拉裸體爲她父親當模特兒也不足變更我對她的情感，我是說了謊話。這在只留下我一人的時候我立刻就體會到了。帶着無可奈何地痛楚的心我跑到客廳中去尋找那期登載凱萊那張畫的畫刊。原畫我還不曾見過。我所知道的只是這幅由照片複製的銅版。如今我知道了這裸女就是莎拉，我想把它再看一遍；因爲原先我沒有細看。那一期畫刊就在桌上，但當我打開時，我驚異地發現這張插畫已被細心地裁去……立刻我就想到這準是吉斯達所幹的。我一直衝到他的房間去。無疑他剛坐定在他桌子面前，但假裝專心在那兒工作。

「你進來也該先敲門。」他說時面對着一張地圖連鼻子也不抬一下。
我盡量抑制自己，但忿怒使我的語聲發顫：

「是你取了畫刊上的那張插畫吧？」

「什麼插畫？」他裝作若無其事地說，同時露出一種最富挑撥性的微笑。

「不必裝聾作啞。你明知道我所指的是什麼。誰允許你裁掉那張插畫的？」

他公然嬉皮笑臉地看着我。

「難道你是說我應該先得你的允許嗎？」

「吉斯達，立刻把那張插畫還給我。」

「插畫插畫……而且那張插畫也不是你的。」

我已忍無可忍，一下就撲在他身上。在他還不及防備以前，我已揭起他那張地圖；
就藏在下面；我搶在手上。但吉斯達突然反攻，從我手中奪去那張圖畫，把它撕成粉碎：

「活該！這正是你那位好朋友莎拉·凱萊小姐所應得的……」

好一陣我們四目相對，雙方氣喘着準備衝上前去。吉斯達力氣不比我大。我相信在搏鬥中我一定可以佔到上風。但結果……事實上我根本沒有考慮的時間；他像嚇怕了，奪門而跑，口中呼喊着救命！

我聽到父親書房的門開了。我剛來得及溜回我的房間，關上門，我倒在床上傷心地嗚咽起來。我感到頭脹欲裂，我只好盡量不去思索。最使我痛心的是我無法嚴正地去駁斥我父親的指摘，是想到沙拉竟能如此赤身裸體地站在他父親面前這觀念不由主地在我心中所引起的憤慨。畫家替這張畫所題的名字「懶散的少女」不正指的由沙拉使我聯想到的東方集中這個「懶散的美」的浴女。

如今我落入在一團漆黑中；我關上了窗簾，閉上了雙眼；但這琥珀色的美麗的身軀幻成了種種形象在我週身盤旋。

我聽到有人小聲地在敲我的門，接着是媽媽溫柔的語聲：

「我的小日尼薇，我的孩子……替我開門吧！」

她把我抱在懷中，用手按着我的頭，像安慰一個孩子似的。她說她跑來看我，因為怕我難受。她對剛才所起的這場風波一字不提，但特意告訴我說我父親已和吉斯達出門。那天正是星期四；中學裏慣例沒有課。

「天氣太好了，我們也應該出去走走；你說……要是我們去看凱萊的畫展如何？我們可以走着去；步行對你會有點好處。」

我衷心地擁抱了她，擦了我紅腫的眼睛，準備定當我對她耳中絮聲說：

「莎拉總說沒有再比巴芒磯太太更好的人了；但那因為她不夠認識你。」

當我們正要踏進展覽着凱萊的畫幅那家畫舖時：

「畢竟，」媽媽說着突然停步下來，「我倒希望我們不致於會在那裏遇到凱萊家的人……或是你爸爸。」

她突然起了這些小小的顧忌；像是她自身中的一部分不再贊助她原有的胆量；但很快地她又恢復過來。像是已下了決心，而帶着一點孩子氣的闖勁：

「管它……我們玩我們的去吧！」

幸而陳列室中並無熟人。同樣幸運的是一部分風景，靜物，人像之類的畫幅分散了觀衆的視線，不致使人人駐足在這幅「光榮的裸女」前。懸掛在正中，這幅畫最初接觸

到眼簾。媽媽毫不拘束地觀賞着它，而這也使我安心。我聽到她輕聲地在說：

「的確很美。」

我對美術館中的裸體畫早就習慣，而一向自然地嘆賞「宮女」、「泉」、「峨琳比亞」或是「野餐」●但我不能不想到眼前這個赤條條的少女則是沙拉，我的沙拉，而無疑由於這緣故，這畫幅對我才顯得是那樣地猥褻。

我真願一個人在這室內；其他觀衆的目光使我感到侷促；當我一看那張大畫幅時，我好像覺得人人都在注意我。但縱感痛苦與不安，這幅「懶散的少女」的奇特的美依然強烈地吸引着我，使我滿心感到一種向未所有的異樣的煩惱。

有人不聲不響地從我背後走來，突然我感到一雙清涼的手蒙在我眼上。我轉過頭

● 「宮女」(L' Odalisque) 與「泉」(La Fontaine) 係法國十九世紀畫家恩格爾 (Ingres, 1780—1867) 之名畫；「峨琳比亞」(L' Olympia) 與「野餐」(Le Dejeuner sur l'herbe) 係法國十

九世紀畫家瑪耐 (Manet, 1832—83) 之名畫。

去。這是琪賽爾。

「多有意思在這兒遇到你！」她叫着說。她發見我母親也在：

「我已對媽媽轉達了您的囑咐，她說她也很希望能認識您。正巧她陪我同來。只是我不會介紹。」於是拉了她母親的手臂，把她帶到我們跟前，很不好意思地：

「媽媽……X太太，我新朋友的母親；對了，你還不認識日尼薇……你看，這就是她。」

琪賽爾的母親很可愛，而我立刻發現她使我母親喜歡。她法文說得很流利，雖然發音有點特別，却也不乏風趣，而和她天生的氣度頗為相稱。我們都站在這幅大畫面前。

「我們不能不承認凱萊先生的天才。」相互寒暄了一陣以後，媽媽便說。

「至少他不怕選擇美的對象作為他的題材。目下這些畫家們好像都不敢再和美去接近。」

我焦心地自付巴芒磯太太是否知道個中秘密。但他的語調使我放心。這顯出她話

中既無諷意，也不另帶暗示。至於認出沙拉來，不，那事實上是是不可能的。我覺得媽媽好像也安心了，因為必然她和我同樣地在擔憂。

「而也不敢再畫真正帶有一點意義的作品，」她說，「好像當今的畫家們就只想讓我們落入迷途。」

我已不再注意我們兩位母親的談話，當她們還在繼續這開端得很相投合的話題，我把琪賽爾稍稍帶開一步。

她究竟知道什麼？帶着一種不安而發顫的語聲，我竟又用「您」稱呼她起來，我惶惑地問道：

「您是否知道沙拉……」但她不待我說完：

「當時我還在場。」她說，好像顯出這是天下最自然不過的事情。

這短短的一句話却像一柄利劍插入我的心頭。那末在我這兩位朋友，在我這唯一的兩位朋友之間竟還有我所不曾意想到的秘密。沙拉爲什麼把我拋開？啊！無疑她怕我

看到她赤身裸體會感到難堪。但她大可不必顧慮這在我自己已早準備棄絕的假道學。而實際更使我難堪的倒是想到她一絲不掛地出現在琪賽爾面前的這幅景象。但這已不再是廉恥的問題；不，這是妒忌。

「千萬別對我母親說。她一點沒有想到。」琪賽爾補充說。而當我告訴她一篇可氣的文章已使我母親知道了這秘密：

「我希望她至少不會講出來！」

我立刻讓她放心。

踏出畫展時，芒磯太太很週到的請我們在鄰近的一家點心舖中用茶。我母親和她像是很相投合，她們一直在談話；但琪賽爾和我都默默無聲。當分手時我打算送還芒磯太太那本我向她借來看的畫展的目錄；但她堅不收受：

「不，日尼薇，留着作爲這快樂的一天的紀念吧！」

我得到它非常高興，因爲其中正有這幅油畫精美的銅版；一到家，我就關上房門，爲

的獨自盡情地去欣賞它。我竭力幻想使這美麗而柔順的身軀穿上沙拉平時上學所穿的服裝，那件我在次日還見到她穿在身上的外罩，而這更容易使我想像她是赤裸着身軀。是的，我的目光不由主地射穿她的衣服，而我幻想她正在「懶散的少女」中。一種莫名的苦惱分割着我，而我並不會想到這就是慾念，因為我始終以為慾念的對象只能是異性；而不時，當沙拉的手按放在我們身前的書桌上時，我的手便移近她的手去——不由主地，因為我已完全失去了控制自己的力量——而當沙拉注意到時，我的手隨又突然縮回；而這星期五的整個上午，我始終沒有對她說一個字，對琪賽爾也一樣。放學時，當我看到她和沙拉一同離去，我感到心中陣陣的絞痛，而無可奈何地我落入在一種無能自拔的淒苦中：前一天晚上媽媽不是對我說過從此我不應和沙拉在課外再有來往嗎？

是的，星期四那天，當我們從畫展回來不久，媽媽便上我的房間來找我：

「我的小日尼薇，我親愛的孩子！」她用最慈愛的語聲開始說。它那樣地轉化了我的心使我再無能抵抗。「我要對你說的話，我自己已加以十分考慮；我太不忍使你難過

……」

她躊躇片刻，但我已猜到她要說的是什麼。「我不能。我不能。」我立刻小聲地說。

「我希望你不要誤會，」她接着說：「我所以對你這樣要求，意思還是爲你着想。你對莎拉的友誼使我擔心。我怕這會使你日後遭遇很多不幸，到那時你再想後退也不能。」

和往常一樣，她坐下後便把我抱在她膝上。頭佯傍着她的肩，如今，我不禁嗚咽起來：「啊媽媽，你不懂。你不能懂。」

無疑她很認清燃燒在我心中的熱情；而使她担心的也就爲此：

「我的小日尼薇，我相信我對你只是懂得太清楚，而也許比你對自己懂得還清楚。也因爲這緣故，我必須通知你。我怕你所走的是一條危險的路，以後你再想放棄恐怕比現在更要困難萬倍。」

必然她不敢明說，而我不能不從她的話中猜透她的意思。於是，由於想不起別的理

由，我對她說出一句非常荒謬的話，而我自己立刻就感到後悔：

「但媽媽，要是我不再和莎拉見面，這不顯然像是我服從了爸爸。」

「啊！日尼薇，」她說：「這種卑劣的想法不是你所應有的。我相信你自己已經覺得可恥。」

「而且……而且，」我嗚咽着說：「你讓我怎麼辦？你知道我在學校天天見到她，她就坐在我身旁……你讓我對她怎麼說……？」

「我可以去要求校長替你換一個座位。」

「啊！媽媽，那不成，我懇求你千萬別那麼做；至少讓我能見到她。」

「但是，我可憐的小東西，這對你是很不好。唉！我那樣地希望能幫助你，幫助你抵抗你自己……」

第二天早上的經過剛才我已說起。我對功課一點引不起注意。當我回家午餐時，我的神色顯得那樣難看，我看出媽媽立刻驚覺到了。至於我父親，他自有責罰我的辦法：那

就是顯出他不再把我的存在放在心上；但我還能希望什麼比這更好的呢？餐後媽媽便跑到我的房間來看我。

「你病了吧，我可憐的日尼薇？你全身都在發抖，而你什麼也吃不下去……」

我心中有「病」那是不消說的。但我請母親放心，同時我懇求她從此不再讓我到學校去。一面看到莎拉，一面又必須對她冷淡，而我整個身心却無一不以她為指歸，這實在太超於我的力量。我母親顯然意識到事件的嚴重性，因此她答應留我在她身邊。我父親反不費吹灰之力而得了勝利。他始終反對進中學。照他的意思，女人用不到受多少教育，但求彬彬有禮已很可以；他還補充說，一切明理的人對此都會同意莫里哀的看法。幸而，我母親和我都並不這樣想。我的求知慾很高。一切在中學中所授的使我都感興趣；而我已朦朧地意識到日後要使自己能獨立，不藉我所受的教育更藉什麼？中學會考就在下一年度；我準備參加，從而再作進一步的打算。目下暫以健康失調為理由請求

休學和琪賽爾是否也從此不再見面？巴芒磯太太曾使我母親非常喜歡；琪賽爾也一樣。我母親認爲我不再上學對她們應有一番解釋。困難由於琪賽爾是沙拉的朋友。好幾天我生活在極度的困惱中。我接受順從我母親的主意。我覺得她始終和父親站在對立的地位，而我對她的孝順增強了我對父權的反抗。但縱使沒有巴芒磯太太成立時鄭重的宣誓，友情豈不也帶有它自身的責任？而琪賽爾與沙拉對我會作何看法？如果我讓她們信以爲我在心中已把她們忘得三乾四淨，我又有什麼面目對得起自己？我懇求媽媽讓我能有和琪賽爾一談的機會。她決定親自去見巴芒磯太太，讓她安排使她女兒和我有一次私人的談話。媽媽究竟對巴芒磯太太說了什麼，我無從知道；但當她拜訪回來時，一種喜不自禁的神情使她雙頰上頻添了兩道酒渦。

『你猜巴芒磯太太對我建議了什麼？』她立刻對我說：『每天替你補習一小時英文。你在學校有課的時候到她家去；因爲她和我的意思一樣，由於沙拉的關係，目前琪賽爾和你不如少見面爲是。』

「那末你和她談了沙拉；你對她說了……」

「我的小日尼薇，我已沒有什麼可對她說的。我們去畫展的第二天，琪賽爾早全盤告訴了她母親。」

「可是她還囑咐我千萬不要對她談起。」

「好了，你看她對她母親的信任高於一切！」媽媽說。接着，她又天真地加上說：「的確巴芒磯太太還才曉得那篇可惡的文章。」

「但巴芒磯太太，她並不禁琪賽爾和沙拉來往。」

「對了，這也表示我們對這方面的意見並不完全相同。也因為她知道琪賽爾比你理智得多。」

「或是她沒有我那麼愛沙拉。」

「對了，沒有你那麼熱情。」

我所以不惜遲遲地逗留於對我少女時代初戀的追敘，正因為這是我情竇朦朧地甦醒的時期。至此不久，我便病了。這場猩紅熱同時拯救了我母親和我。想來弗洛伊德●一定會說我全身的苦惱都隱匿在這場病中。我母親日後告訴我，說我在最初幾天的嚙語中（因為我發燒的熱度很高，）不時出現沙拉的幻影。但當我開始痊愈時，我的思想已轉變了方向。

● 弗洛伊德 (Freud)——奧籍神經學家，現代性心理解析學理論之建立者。

II

我母親開始有計畫地看書是相當晚的事情，所以巴芒礮太太在學問方面要比我母親高明得多。她替我補習英文的教法和中學的很不相同，而尤其着重於會話與閱讀。在她接待我的那間寬大的書室中，並列着英、法、意三國作家的作品，因為這三國文字在她說得同樣流利。最初媽媽陪着我；但到第三天時她先回去了，因為巴芒礮太太對她表示：如果光剩我們兩人，她會感到自如得多。通常她總讓我念，而她從旁替我改正發音上的錯誤。我却更樂意聽她念，雖然我常不能完全聽懂；那時她總非常耐心地重念。我喜歡聽她的聲音幾乎和我喜歡聽沙拉的一樣。她特別愛好詩歌，而且認為這最可用作幫助我理解句讀間的段落。但我並不長久隱瞞她我對詩與夢景的缺乏趣味。於是辯論就開始了。

『的確，花不能供人營養，』她說，『但它們使生活中增添不少樂趣，當您把一些最芬芳美麗的花圃改成了一個菜園，固然您可以供給我菜蔬，但同時您却也奪去了我生活中的情趣。』

而當我反駁說，正像我的身體不能藉花來營養，我的精神也不能在比喻中取得糧食：

『啊！如果現在您連象徵也不覺得可愛了！』她婉惜地微笑着說。

因此她喜歡生活在一個意想的世界中，而她認為這世界立刻就會出現在她眼前，當她一開始相信它的時候。同樣她也相信來世，而她希望得之於來世的報價幫助她能忍受現世的悲苦與殘缺。

在那時期，空想已遠不及現實能吸引住我，而我對小說中所感興趣的如說是美的描寫，寧說是其中所含的生活經驗。這也正可以解釋何以我寫這故事時只着眼於任何足資啓迪，足資教育的一切。我不夠愛好消遣以致我自己也來替別人找消遣。我所希望

的，寧說是「喚醒。」我記得紀德先生，您自己，正像我在這兒一樣，也用過這個字眼。恕我借用了您的意思。是的，如果一位年青的女讀者由於讀了我所寫的能使她得到一點「警覺」，而如果我這書能使她提防到我自己所曾遭逢而幾乎糟蹋了我生命的某些迷惑，那在我已心滿意足。

『不識心靈的微妙，不顧一切哲理。』昨天我在瑪太·特·費爾 (Marthe de Fels) 論伏邦 ● 那篇精諳的論文中念到這兩句話。這正是我自己最好的寫照。在這篇論文中我還驚喜地念到另一句話，其中也可認出我自己的面目：『尤其當執引一件任務時，在他那種現實主義者實是求是的腦筋中無法容納虛無飄渺的夢景當是必然的形勢……』雖然那時我還那麼年青，我却不承認我自己不會或不應成爲一個有用的人。詩歌，或竟文學，在我都看作是有閒生活中舒放的花朵；而我最恨閒暇。

至此我已指出了，我性格中的某些特徵，但它們開始成爲顯著而爲我自己所意識

到則是以後的事。我和巴芒磯太太意見上的對立——雖然我們間的感情很好——對我也是一種很大的助力。我們在同情上抒發各人的觀點，但我們在對抗中才得到相互的認識。只是這種對抗性和我對我父親的毫無相似之處。我對抗我父親的結果是愈來愈鄙視他，而我對巴芒磯太太則惟有敬意。雖然我們意見相左，但我很能瞭解他，而她也很嘉獎我對工作的熱情。當時我還需要補習別種功課，於是我母親又替我接洽了一位歷史與地理的教授馬爾商大夫。雖然自己工作已十分繁重也答應每天替我補習一小時理科方面的功課。他晚上在他自己家裏教我，課後我們便繼續閒談，而這却比功課本身使我獲益更大。

馬爾商大夫具有我父親所缺少的一切：第一是他有真才實學，而且唾棄一切冒牌與虛偽。貌雖不揚，却隱藏着一份善良的天性。但我對他的敬佩却並不阻止我同時對他也處於對立的地位，雖然原因不同。由於我和他的過從並不因我的會考而中止，相反，到後愈來愈密，所以現在我所要提到的可能應該退後到一九一四或更遲，而我所不能贊

同於他的性格中的某些特點都在我自己智力相當成熟以後才漸漸發現。他的熱心，他的絕對不顧實利，這種引起他對人間苦難的廣大的同情，這一切可說完全基於一種絕望的虛無主義。至於我自己，我一向並無強烈的宗教情緒（而我父親那種裝腔作勢的例子已足夠使我厭棄），很快我對一切非現實的都不置信。但當馬爾商大夫承認人類悲慘的命運而認為『我們最多只能使他們減輕一點痛苦』，我却不能認為我們的希望僅止於此。每當我談到社會現狀的可能改善，他便把我看作是一個空想家，而這使我非常生氣；我那時說話和孩子一般，而我所說的顯然也只配付諸一笑。我自己很覺得，但我堅持我的「空想」。我堅持到底。這點寄寓在我心中的希望一直支配着我的生活。但那時，這希望尙未十分成形，而如果不是由於性急，我應該把它放到更後再談。

我重讀剛才自己所說的話，私心頗爲忐忑。當你不站在教門的立場時，自認能有信心，這顯得多麼妄大，虛無，厚顏！我才在一本美國雜誌上看到揭曉『您相信什麼？』這一個問題所得的答案。這問題曾向各國最著名的作家，學者，政治家，金融家，實業家等等徵

求意見。除了正統派的天主教徒以外，像是竟無一能作肯定的答覆。因為其餘這些人，他們的真正答覆則是他們自己全部的工作，是他們的生活。一個人可以在說話時非常猶豫，而一當實行時非常堅定。我自己只憑一些空的理論，自以為很認清了自己所要做的，結果却連說也說不清楚。如果我能用幾句話表達盡我的意思，根本我也就不會來寫這一個冗長的故事。

馬爾商大夫的太太和我母親是從小的朋友。謙遜到以致完全抹煞自己，一個幾乎成爲可有可無的人物，至少這是我當時對她的印象，因為那時我根本無心去注意隱藏於別人內心的一切，而我最恨謙遜；如果我父親在我心目中代表我所最不願嫁的這一類男人，馬爾商太太是我自己所最不願是的這一類女人。我真無從解釋何以馬大夫對他太太能發生感情；在我看來，她根本是一種無足輕重的女人。她生活在她丈夫的蔭庇與依慕中。無疑，他們夫婦間非常和洽，雖然馬大夫在談話中譏誚婚姻是「一種最可笑的制度。」他不避當着我面前持這樣的議論，雖然當時我還非常年青；他也不願觸怒

我父親的主張，因為我父親一向把這看作是最應該尊重的「神聖的制度。」

我母親相信「無知」決非幸福，因此很早年她已讓我知道孩子並非婚約的自然產物；我也知道形成生育的肉體關係有時並不得宗教或法律的許可。但經過結婚手續的人們，何以其中有些夫婦却始終不能生育？這是我所特別關心的問題，尤其當我想到馬爾商夫婦的例子。

「這是一個非常不相宜的問題，」當我問起我母親時她回答說，「你知道我幾乎從來不拒絕你所問的……但是首先並非所有家庭都喜歡有孩子。」

「爲什麼？」

「但是，小東西，當然由於很多不是不能解釋的道德上或事實上的原因。」

「他們用什麼方法可以不生孩子？」

「這個，你現在還大可不必打聽。」媽媽說了稍稍有點臉紅起來，無疑不是因爲我的問題而是她對我這問題的拒絕回答。

我提出這問題在我是最天真不過的，而絕不會想到會有任何失檢之處。對於性慾與快感還只具有一種非常模糊的觀念，夫婦間的性生活遠不如生育這問題引起我的關心。

「那末你是認爲馬爾商夫婦不喜歡有孩子？」我問。

「不，我並不認爲如此。」媽媽說，她又很快地加以補充：「但人所希望的往往不一定就能實現。」

「那末你是認爲他們想有孩子而不能有孩子？」

「小東西，你看一回答你就闖出禍來，」媽媽說，一手握着門球大有脫陣而逃的意思。「你總愛問根究底。」

事實是我母親僅僅的這幾句話遠不能使我滿足。而由於問題始終懸在我心中，懷着我那種年齡的人慣有的率直而敢爲的氣概，我決定當面問馬大夫自己；但這必須等我能有和他單獨在一起的機會，而馬太太幾乎每次上課時總陪着我們。因此，這談話

一直延擱到假期以後。

假期中我和我的表兄弟們住在勃勒塔尼。大部分的時間我都用在閱讀上面。

我在這故事中一再提到的這些性的問題，對有些人也許會感到驚異或竟厭惡，却正是我當時在閱讀中所特別感興趣的一些問題。但在我這種好奇中並不帶有任何肉體的愛戀的成分在內。非有沙拉那種音調的魔力不足以使我對波特萊耳的詩引起一點興趣。一種本能的胆怯使我不敢和淫猥的描寫以及一切與慾樂有關的事物相接近。我也不是那種傷感的女性……不，我腦筋中所念念不忘的惟有與這堂皇地被稱爲「女權」有關的一切。我已說過，我對小說不感興趣。心理的苦悶我認爲還值不上別人在描寫它們時所花的苦心。但是一本書要使我喜歡，有時只須遇到一個簡單的句子，譬如就像我在這本荒謬的簡·愛中所發現的這番議論，我立刻就把它抄錄在我專爲摘錄

● 簡·愛 (Jane Eyre) — 英國女作家勃朗特 (Charlotte Brontë 1816—1855) 小說。已有李齊野

先生中譯本。

用的一本小冊中，而爲紀念那個「婦女獨立同盟」以及我最早的兩位朋友，我還在上面冠以 I · F · 兩個字母作爲標題。

「說人類應該以得到安寧爲滿足那是空話；他們所必需的是活動，而如果他們不能在生活中得到，他們自會去另想辦法。千百萬人被命定過比我的還更安寧的生活，而千百萬人都在默默地反抗他們的定命。沒有人知道除政治性的反叛以外更有着多少反叛醞釀在滿佈於大地的如許生命之中。女人一般被認爲是很沈靜的，但女人正和男人一樣地感覺；她們需要運用她們的機能，需要一個能施展的場所一如她們的弟兄們一樣；她們絲毫不差地和男人一樣不能忍受太嚴厲的約束，太絕對的沈滯。如說她們只應限於作蛋糕，織襪子，彈鋼琴，繡口袋，那只是比她們更幸運的異性們的偏見。如果她們要想比習俗所規定的做得更多，學得更多，從而去非難她們，去譏笑她們，那是最愚笨不過的事情。」（簡·愛第十二章）●

在當時我所看的書中，無一有像克拉麗莎·哈羅●一樣使我花更長的時間去思索。雖然我對小說的興味很淡，但這一本曾經轟動一時而我相信如今已很少有讀者的小說當時我曾一絲不苟地全部看完。無疑，它對我的影響很大（但我相信這並非李却特遜所希望給予他讀者的那種影響；）我所以要談到它也就爲此。第一我注意到克拉麗莎的種種不幸由於她對她父母的信任與服從，尤其由於她尊重她那位可憎的父親。這種極端的謙卑居然還不會在我們眼中把她看成一個荒誕的人物，我想這實在全仗有李却特遜那樣的藝術。賦她以種種德行，使她無限地超越於她父親，小說家使這樣一位天使去服從一個昏庸者的淫威實在只能惹人起更大的反感。

● 此處譯文係參照所附原文（英文）譯成，與作者所引法譯略有出入。

● 克拉麗莎·哈羅 (*Clarissa Harlowe*)——英國十八世紀小說家李却特遜 (*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 書簡體小說。

但在這書中更使我憤慨的是對貞操的特別重視。縱令克拉麗莎在遭受卑怯的蹂躪以後並不更顯出她德行的光輝，這種把光榮與貞潔混而爲一的想法在我認爲根本上也是不能承認的。在那時候我還並不知道在肉的放縱中靈魂也往往受到摧殘。而且在我那時的憤慨中決意與成見佔着很大的成分，我最真實的反應很快就會使我發現到自己與理想中的自己依然相去很遠。但無論如何，我主張一個女性的德性並不光是她的謹慎，而一個女性的誠實也可以與肉體關係無關。這一切顯然都還受着我和我那兩位朋友談話的影響，當時我們對一切因襲的傳統以及所謂輿論無不加以蔑視，蔑視而竟至公然挑戰的程度。我們的談話所以特別顯出激烈正因爲其中並無官覺的體驗。我們三人都一致認爲男女關係無須先經法律的認可；我們三人都一致決定接受婚姻制度以外的母性；但至少就我自己來說，如果我那樣輕易地探討男女關係，那因爲我只想到它的後果，而全然忽略了其中的色情，全然不理解它所引起的慾樂，以致我以為自己永遠可以是自主的。無疑，我爲莎拉而起的苦惱應該使我有所警惕；但如果這種苦惱

震撼了我的身心，由於觀念的模糊，我始終不曾確切地認清它就是慾念。如果沒有早熟的經驗使它成爲具體化，慾念始終是渙散的，最初它只藉異常的煩惱洩露出來。歸根，我所說的也許只是我個人的情形。沙拉，我相信，決不能如此天真，而無疑她所吸引人的不僅是美，而同時還隱藏着某種色情的誘惑；而我相信這也正是所以引起我苦惱的原因。

我從幼年早就認識馬爾商大夫，而始終不理解何以我母親不嫁他而偏嫁了我父親。但有一次在我和媽媽的談話中，以及以後在她的日記中，我才知道我母親認識馬爾商大夫是我父親的介紹，而最初我母親對這位大夫的印象並不太好。顯然初次見面，人一定會認爲他非常冷淡，但這因爲我相信，他需要隨時克制他自己的情感。每當他聽其自然的時候，他的目光立刻顯出親切動人。我常聽到我父親認他爲「唯物主義者」，我母親認他爲「悲觀主義者」遠在我自己還不理解這些名詞的意義以前。以後當我開始和他辯論時，我所提出反對的祇是他的悲觀主義。

「但是，我的小東西（他和我母親一樣地稱呼我），我並不責備你作這種看法。」

當我主張與其單單就目前設法去減輕不幸倒不如澈底地防患於未然時，他回答我說，「這正合你的年齡。人夢想去改革社會，去實現公平的分配。但任何最好的制度也不足以改進人類。」而他喜歡引證商福●的話：「人至四十而不厭世，決未嘗真正愛過人類。」而他又聲明他自己是早已過了四十年齡的人。

當時只有大夫和我單獨在一起，這是難得有的情形；他又說：

「我們對多少人關心只因爲看他們痛苦而可憐；這些人一旦得到幸福以後立刻會使我們覺得可厭。好啦！她竟哭了……」

在那時候，不拘我自己用盡多大的意志，我還常爲一點細故而哭泣起來，而這使我对自己非常生氣。那一次，我又無法忍住眼淚；但我的流淚由於憤慨，由於自恨無話可作回答，或是至少，由於無法表達我自身紛繁的思緒，而這些，我覺得如其說是理智，毋寧說是情感的產物。我已不是那樣年輕以致不能認清人們所遭受的多少不幸與其真說是

● 商福 (Chamfort, 1741—1794) — 法國道德家。於大革命恐怖時代中自殺。

由於事件本身——因為它們本身並無痛苦可言——倒不如說是由於別人對這些事件所下的批評。那時我剛和巴芒磯太太念完亞當·皮得，●而特別想到海蒂·索累爾悲痛之遭遇。她最初的被誘失身，繼而沈沒於她所預感即將降臨於自身的非難，以致終於絕望地拋棄她的嬰兒，這一切我認為其咎不在於她。我覺得真正應受非難的，第一該是那個遺棄她的情人，然後是把咎責加諸她一人的社會——而這咎責却尤其是她的誘惑者所應得的。我想引她的情形作為例子；但我怕馬爾商大夫不一定看過這本書，因此我只好再度繼續和巴芒磯太太討論。

『您會判海蒂·索累爾有罪吧？』

『我不認為我有判任何人有罪的權利。』

●亞當·皮得 (Adam Bede) — 英國女小說家愛略脫 (George Eliot, 1819—1880) 最早的一本小

說。作者原名 Mary Ann Evans，愛略脫 係其筆名。

●海蒂·索累爾 (Hetty Sorrel) — 前述小說中之女主角。

「這不是回答。我提出的是一個特殊的例子，而您却退避到一般中去。」

「我相信我會憫憐她，正像迪那·摩里斯憫憐她一樣，但同時却不能不承認她的罪行。」

「什麼罪行？」

「這還有問的必要？甘願受人誘惑是其一，拋棄孩子是其二。」

「她並非自願把孩子拋棄，而只是出於不得已。強迫她造成這罪行的是社會的批評。她知道自己和孩子都休想在社會上有一個地位。而我覺得這才真是令人寒心的。」

「我憫憐她因為她懺悔。」

「而她懺悔因為迪那·摩里斯鼓勵她只有藉懺悔才能得到上帝的容赦。但真正的罪人却不是海蒂，而是社會；而試想社會判她的罪還是借了上帝的名義……」

「看吧，日尼薇，您不會贊同她的。」

● 迪那·摩里斯 (Dinah Morris) — 前述小說中之女宣教師。

「我衷心地同情於她；我不能贊同的是社會……巴芒磯太太，我想知道……您認為不結婚而有了孩子是很不對的嗎？」

「留下一個苦命的孩子在世上當然是很不對的。」

「爲什麼一定就苦命？」

「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怎麼能不苦命？」

「啊！巴芒磯太太，這至少並不適用於我；如果您很認識我父親，您決不會這樣說的。而且，做父親的難道必須先取得做丈夫的資格才能愛他自己的孩子嗎？」

巴芒磯太太並不回答我，只顧繼續她自己的話：

「一個可憐的孩子，哪兒也不受歡迎，隨處都遭人奚落。」

「唉！這正是我所憤慨的。您不認爲這夠多麼令人寒心……？」

但她依然不理會我：

「感到自己的母親受人輕視，而更可怕的是他自己也不能不輕視她。」

「啊！巴芒太太，這是什麼話？難道照您的意思，一個女人想有生孩子的權利，就只能把她自己的一生永遠交付給一個也許已不是她再能繼續所愛的男人嗎？」

「她只須在選擇時多加小心就是。」

「而這還得假定她有選擇的權利！但您知道十九她只能受人選擇。」

「如果向她求婚的人不是她自己所滿意的，她很可以拒絕。」

「但她最初並不一定能認清對方，正像我相信和我母親的情形一樣。」

「日尼薇，您不應該那樣批評您父母。我不太認識您父親；但我覺得他很可愛。」

「當我母親嫁他的時候，她也覺得他很可愛。」

「我覺得您母親的確配稱是個「賢妻。」」

「也就是說她永遠犧牲自己。難道您贊同像我母親那樣一個有為的女性就只配為一個毫無價值的男人而犧牲嗎？」

「一個融洽的家庭不能沒有相互的小小的犧牲，這祇愈襯拓出受到犧牲的人的

崇高與優美。」

「巴芒磯太太……爲什麼一個女人不忠於她丈夫就被稱爲「欺騙她丈夫」？這很可以不是欺騙。而如果光是忠於他而不愛他，那豈非不但更欺騙了他，而同時也欺騙了自己嗎？」

「那並不一樣。您提出的問題夠多古怪！夫婦不能像初婚時那麼相愛是很自然的；但愛上了另一個男人，那就開始是欺騙。至於我自己，我從來稱不上所謂忠心，因爲我始終愛我丈夫。但縱使愛已消滅，夫婦依然有忠於婚約的義務。」

「所以我寧願沒有婚約。」

無疑這兒我已盡量簡縮了這一段很長的談話。這發生於一九一四年的春天。我還記得當時我們所在的那間書室大桌上的一大簇丁香花束；它發散出那樣濃烈的香味。使巴芒磯太太不能不要求我把窗子打開，雖然室外的空氣還很寒冷。也許我應該對地點和人物——巴芒磯太太和我自己——加以描寫；但我所寫的並不是一本小說；而且

我對描寫並不認爲重要，這在我看別人所寫的書時也一樣。

我在十一月通過會考的覆試；因爲七月那次我愚蠢地竟遭落選。我父親對我失敗後的譏笑正是對我自尊心的一種鞭撻，於是我更加倍努力。琪賽爾當時也準備那次會考，但她立刻被錄取了。我還偶然和她見面，但巴芒磯太太並不贊同我們的邂逅。我說話的毫無顧忌在她固然可以覺得很有意思，但她多少替她女兒担心。事實倒是琪賽爾既不受我的，也不受她母親的影響，雖然她很崇拜她母親；而且必要時她有對付她母親的辦法，但從來不大聲爭論，祇是固執而委婉地去說服她，因此結果讓步的總是巴芒磯太太。

琪賽爾和我之間，我們有不少共同的見解，這些又偏都是最大胆的見解。使我放心的是因爲我很信任她的持重。我知道她在這點遠勝於我自己，而決不會像我那樣動輒受一時心緒的牽掣而步入極端。琪賽爾在任何場合下都保持着極度的審慎，她頭腦的清楚使她易於控制自己的情感。我看她作事從不惑於虛榮，而正因爲仗她的美麗與智

質不難使她在社會上獲得各方面的成功，所以她反不作這種打算，而決心一意致力於學業。文字學很吸引她，『縱令只爲紀念我父親，因爲我相信我和他很有相似的地方。』她對我說。我也早決定繼續謀進修，而和琪賽爾一樣，決不容許自己去度有閒的生活。我們愈來愈希望爭取我們的獨立而不去依賴父母，丈夫，而我們還加上說：『或竟情人。』因爲在我們看來，可恥的倒並不是有一個情人，而是自己須受情人的「供養」。

『眼前不久可以專爲女人們開闢出一些新的途徑，而我希望自己能在這方面得到成功。』我對琪賽爾說，『但在這些職業中，一個女人最能做到的應該是使她不必記得自己不是一個男人。我所希望的是……總之，我在找一個惟有女人可以勝任的位置。我深信女性還能有很多別的才幹，而能做出很多在一般人認爲不可能而在她們自己也不以爲是可能的事情來。至今她們還從來沒有被給以一個表現她們自己的價值的機會。我希望，你懂嗎，來開闢一條途徑，它可以使我能幫助女性去認識她們自己，去覺悟到她們自身的價值。』

「但怎麼做？藉什麼方法？」

「我還不知道。至少你不笑我。我剛才所說的你不以爲太荒謬吧？」

「我一點不覺得荒謬。但我相信大多數的女性對在男人的慫恿與諂諛下所過的庸庸生活已感覺十分滿意。所以先決條件應該是她們自己希望求改變。」

「你不以爲男人們對女性所獻的慫恿本身就有點低賤？」

「是的，顯出男人們的低賤。」

「而一個女人除了喚醒人的慾念，受人追求，當一個男人或是好些男人的附屬品以外，總還可以做出一點更有出息的事情來吧？」

「而光說這種追求就已夠煩死人的。我要不和你的看法一樣，我也不會勉力去教育自己。」

「聽吧，琪賽爾：我堅信很多女性都是能幹的；而女性中存在着比常人我設想的更多的價值；而這全部價值至今無從發揮，因爲人們不知道，因爲女性自己也不知道，因爲

至今這些價值沒有得到表現與施展的機會。」

「是的，但我也相信在順從中同樣可以表現出很大的價值與德行。」

「我所反對的正就是這種順從。女性的價值就完全在順從中被隱蔽起來。女性的才能可以和男性的不同，但決非因此而就不如男性。那末爲什麼女性就必須順從男性呢？」

「如果女性生來就不美麗，如果她自己不覺得是被追求的目標，自然她會去求別方面的發展。」

「琪賽爾，我多多喜歡你的不以美麗自滿。」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稱得上美；我所關心的特別是自己心靈上的優點與弱點。但我承認如果自己長得很醜，我一定會感到非常痛苦，而那時我也決不能把全副精力用在工作上，如果工作對我只能算是一種補償。」

「但我所希望於女性的不僅是更高的教育，而是更大的獨創力，更大的勇氣，更大

的決心，

「法律所能允許我們的很少。」

「說回來……我很想學法律。「學法律」這是多麼美的名詞，你不覺得嗎？如果這不僅僅是指聽課而已！我願意切實知道女人的權利；而不僅光就法國境內；爲的從而讓無數的女人們都能覺悟到她們自己的權力。」

「而同時她們的責任，我設想。」

「當然。權力愈高的人自然責任也愈重；是的，這我知道。去擔當新的責任這該是多麼美的事情！同時去喚醒所有女性都願意來擔當這份責任。我相信在我們自身中隱藏着很多的可能性與要求，它們都潛伏在等待中，往往一經呼喚就可以把它們叫醒。我希望對每一個女人說，正像不久以來每天早晨我對自己所說一樣：「一切只憑你自己。」」

「憑自己做什麼？」

「啊！做一切。我想到「福音」中的這個故事：當基督對那個患麻痺症的女人說：「起

來，拿起你的床，向前走。」而那女人立刻起來，開始步行。」

「日尼薇，可惜要實現這些神蹟，你自己可不是基督；你不能讓殘廢的人走路。」

「我不能相信神蹟，我也不願相信神蹟。如果那個女人站了起來，那因為她可以站起來。她可以，但她自己不知道她可以。因此必須有這道命令，而只要這道命令就已夠使她覺悟自己的力量。但女性的這種力量究竟能到若何程度，這正是我要切實地加以認識的，爲的我所希望於她的，我所要求於她的，我確信在她一定可以做到。而不消說我所要求於女性的這種力量與德行，我必先在自己身上來作試驗。」

於是琪賽爾把我抱住，吻着我的前額：

「我只能對你重複你引基督的話：起來，向前走。一切只憑你自己。」

許久我就決定想和馬爾商大夫作一次重要的談話，這在幾個月以後我才遇到了機會。我在考試以後還是按時上馬大夫家去補課和閒談。馬太太總是寸步不離的陪着

我們；但這時一個年老的親戚剛把她招到貝佑納(Bayonne)去，而大夫自己也正盼望着他短促的假期一到便跑去和他太太相會。所以這事發生在七月。

我怕我要來追鉞的這段談話出之於一個十七歲的少女，這在一般人看來一定會認為太荒唐；但我再度聲明：我那時所想的，所說的，幾乎完全只憑理論。我的思想獨自往前跑，因為它絲毫不顧我官覺的否定，所以就愈顯出頗有日空一切的氣勢。我外表上的那種「非我所願」的態度對我並不是自然的；我能說出那些話來，完全出於強迫自己，使自已把它看成是一種責任。我還慶賀自己能勝利地克服自己的種種謹慎，胆怯，與羞澀。這一切如今在我看來正像是一幕喜劇，我自己不但在其中主持着演出，同時還準備了爭論與觀衆的掌聲。因此，有一天晚上當我抱定決心和馬爾商大夫一談，我便在八點半鐘去找他；在他平時接待我的那間應診室中當時只有我們兩人單獨在一起，我等候着一個最適當的時機。時間不停地過去。我採取朱里安·索萊爾[●]的辦法：我規定以九點零五分爲限度，我不斷地對自己說：

「如果我讓分針超過這時刻而還不敢提出壓在我心中想說的話，我就只能自認是個弱者，而從此以後我就再不能信任自己。」

我記得當時大夫正好在談遺傳，他替我解釋曼台爾定律，舉出一些能遺傳或不能遺傳的特性。我等着他換氣的瞬間，而這正好落在九點另四分。於是，很快地，當他還不及再繼續下去，閉上眼睛，握緊雙拳，像是當我初學游泳時從跳板上躍入水去一般，我把話衝口而出，心頭猛跳得使我不敢自信能否完成我的句子：

「馬伯伯（這是我一向對他的稱呼，）我想知道您是不願意有孩子，還是不能有孩子？」

他笑了一下，但我看出多少是勉強的。

● 朱里安·索萊爾 (Julien Sorel) —— 法國十九世紀小說家斯當達耳 (Stendhal) 名著紅與黑 (*Le Rouge et le Noir*) 中之男主角。

● 曼台爾定律 —— 奧國植物學家曼台爾 (G. J. Mendel, 1822—1884) 所創之遺傳定律。

「好吧以「特變」來說……」他像要引證他剛才和我解釋的理論，但由於接着並無下文：

「我看出您是不想回答我；還是不敢回答我呢？」

頓時他的語調顯出非常嚴肅：

「我的小東西，我可以這樣告訴你：我們不幸沒有孩子，這在你伯母和我，可以說是我們家庭中唯一的暗影。唯一的，」他又鄭重地加上說；「但也的確是一個不小的暗影。時光過去；我們看到別人的孩子們一個個生下來，長大了，而我們自己却無法去彌補這份遺憾。你看我並不怕坦白地告訴你。至於這種……原因……」他略略躊躇了，像是在思索一個適切的字眼；終於他找到了「不生育」這個名稱，但他用時非常勉強，而且面上顯帶不豫之色；「至於這種「不生育」的原因，恕我不能告訴你。而且你知道了也沒有用。」

「我想知道的，」我回答說，「倒是：那麼問題倒在並不需要就能有。」

最困難的部分還沒有說出；有一陣我以為自己已失去勇氣；但我立刻再番振作：

「馬伯伯，我想我應該對你說……我希望有一個孩子。」

「不過你還不到結婚的年齡，」他又微笑着說，「但是，以你的美貌，以你父親在社會上的地位（他說這話時多少帶點諷刺，這是每次他提到我父親時一貫的態度。）不消說求婚的人會蜂擁而來，那時你會感到棘手的倒是如何去選擇的問題。」

「也許……但是我並不想結婚。」

「呵！呵！」他幾乎是帶着譏諷的驚嘆，一面點上一根煙捲為的顯得更自在一點，因為顯然他對話題的轉向頗感侷促，「這有點無政府的意味。」他噴出幾口煙霧，又接着說：「畢竟，這在你，我倒並不覺得希奇。」

由於他又停住了，我便問：

「您認為這是很不對的嗎？」

他又停了一忽：

「實在說並不。不過我覺得這是很不謹慎的，但那就並不是同一回事。無疑你還沒有考慮到重重的困難，這幾乎會使……」

我不等他說完，儘可能沈靜地回答說：

「世間無所謂困難，當一個人像我那樣地下了決心的時候。」

於是用了一種截然不同的語調，像是準備一刀了結：

「聽我說，我的小東西：你還只是一個孩子。我們幾年以後再來談這個問題，如果那時你的決心還沒有變更的話。」

他站起來，像是表示談話的時間已經很長，而如今我已該回家。但我還是坐着不動。於是他開始在室內來回踱着大步，以後突然又在我面前停住：

「但人可不知道你拒絕結婚的理由何在？無論如何，結婚至少是更簡單的辦法。」

我不回答自然也是更簡單的辦法。我不能說出我的種種理由；因為這樣結果一定又會引起辯論……我便默不作聲。他又在室內往後走了幾步，然後又向我走來：

「但要生孩子，你知道，第一得有兩個人。」

「這我知道。」

「那末你是愛着一個人吧？」

「但我也知道生孩子並不一定需要愛情。」

「那末至少你心目中總有一個對象？」

這時他又恰好在我面前。他注視着我，我抬起頭來，目光正落在他身上，而在莫大的掙扎中，我絮聲說：

「是的，就是您。」

他大笑起來，但我覺出這很不是自然的笑聲，他喊着說：

「哈哈！那可有意思了！」於是站起身來，他又在室內大步來回地走着，重複地說了兩遍：「那可有意思了！」一面聳聳肩，而轉身向我，他又加上說：「自從什麼時候你腦筋中起了這樣荒誕的想頭？」

我表現出非常鎮靜，而僅僅問道：

「荒誕……爲什麼？」

他大聲地重複說：

「爲什麼？爲什麼……」隨又更低聲，但直截了當地：「因爲我愛我太太。如今，夠了吧？」隨即一言不發地逕自離去。

我的心狂跳着。我滿臉燒得通紅，而突然腦袋劇痛起來。但我並不立刻離去，幸而不一會馬伯伯也又回來。他跑到我身邊，慈愛地把手搭在我的肩上。當我注視他時，我發現他才用水擦洗了臉。

「你看，我的小東西。」他的語聲幾乎是溫柔的，「你應該明白我不願意使你伯母傷心。不但是你懂我的意思嗎？多年來她已自恨不能替我生一個孩子，假設如今我有了一個而不是她親生的，那會使她心碎。」

他的手愛撫着我的肩膀；我低垂着頭。如今我站起身來。

『好吧』他說：『讓我們講和吧。但……不，你該受罰，今晚我不能再吻你』

我緊握着他伸給我的手；而突然，無可抗拒地，我的嘴唇印在這隻手上；我隨即轉身脫逃。

實在說來，我愛馬爾商大夫，或是說得更確切一點：我以為我愛他，是應該從這瞬間才開始的。我相信我一定相反地會突然憎恨他，如果他真順從了我的要求。無論如何，那時我一定會無可言狀地感到狼狽，而痛責自己的「僭越」；因為我心靈的「偏航」完全沒有取得我肉體的同意。而同樣，我的心靈由於對這種訓誡而起的憤慨，反主張超越前去；而我不由主地痛恨自己竟是那樣多餘地貞節而小心。我實在還是多麼的孩子氣！天真地以為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處置自己的身心，我鄙視那些心不自主的情人們，而主張決不去愛不是自己決心想愛的人。因此我徒勞地，荒謬地，決意不使自己心為所動。我還需要從生活中去接受種種教訓，而尤其主要的是：人想能自由地安排自己，那除非他真是一無所愛。

不久以後，我又去看馬爾商大夫。馬太太已從貝侖納回來，但和她過去的作風相反，不一會她就退出了，這使我想到大概大夫已要求她讓我們單獨談話。

「聽我說，我的小東西，」他立刻對我說，「我不願意由於那天晚上的談話而使我們間留下任何不自然的心理。但這是辦不到的，除非你能接受我不把你那天對我所說的話放在心中。」

他坐在他的案前，低着頭說話。燈光正映照着他飽滿的前額；我注視他的面部，他的變手，他的全身，而我自問：「我有想吻他，把他緊抱在我的懷中，和他相偎而睡的欲望嗎？……」不由主地我不能不否定地回答自己說：不。他從桌上拿起一柄象牙的裁書刀，用刀唇貼着他的口唇；而我決不希望自己去替代這柄裁書刀的地位。這都無關係！總之我已決心要愛這位大夫。他又繼續說：

「不，也許並不指你對我所說的全部的話；但最後那件事情……我不必再提。至於其餘的話……聽吧，我的小東西：我在業務上常有機會遇到這些可憐的女孩子們，由於

意志薄弱，由於笨拙，或是由於愛情而有了身孕，也有一些是自願的，但在那種情形下多半懷着以爲藉此可以拖住情人的妄想。她們幾乎都遠出你意料以外地教人可憐。但至今，我從來還沒有遇到過一個女性，一個年輕的女性，不顧愛情而但求有一個孩子。孩子，這不過是某一件事情必然的後果，而且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後果。而那件事情却應該比孩子更值得人考慮，但你却似乎完全沒有把它放在心上。要不把你這種舉動認爲畸形怪狀（而由於看到我想抗議，他重複說：「是的：畸形怪狀！」）我不能不對自己說，你實在還太年輕……」

我把他打斷：

「至少爲生孩子不能說我還太年輕吧？」

「當然囉，天哪！而在我應說：奈何！但這時來談生孩子，在你實在還不配。」

大夫站起身來，在室內走了幾步。我小心地不去打破這冗長的沈寂。

「但我倒想知道吸引你的究竟是什麼？」終於他站在我面前用着一種挑釁式的

譏諷的語調說：「是懷妊嗎？是分娩嗎？……我可以担保你那都沒有什麼特別美妙的滋味。」

我始終默不作聲，但對他的每一問題，搖一搖頭表示否認。他繼續說：

「那末是孩子本身嗎？是哺乳嗎？是替他更換尿布，或是拿來當洋娃娃玩的那種樂趣嗎？」

大夫的這些問題在我實在認為有點荒謬。看他平時那末明理，人一定會說他腦筋大概有點弄暈了。實在說，我自己從來不曾去分析過所以釀成我這決心的因素，但以此道特例來說，我相信其中尤其不乏反抗的成分；是的，為反抗我所否認的現行制度，為反抗我父親所謂「風教」，而尤其為反抗他自己，因為在我眼中，他就是這「風教」的象徵；想藉唯有一個女性可以實行的一種行動——我自願負起這行動的全部責任，但並未十分考慮到它的後果——來達到侮辱他，傷他的面子，使他以我為恥，從而和我斷絕關係的願望；來達到我所爭取的獨立與不屈的願望。我雜亂地試想把這一切向馬爾商

解釋。但這些我自己認爲絕對有充分理由的論據，存在於我自己胸中時固然如此，一經說出口去，却愈來愈使我覺得實在是可憐地幼稚。無疑，它們只配別人聳一聳肩而已。我幾乎驚異起馬爾商這時對我所取的一種勸慰的語調：

『聽吧，我的小東西，對於一個渴望自由的女性，你想不到加上一個孩子該是什麼樣的一重擔負？多麼麻煩！多麼拘束！』

而由於我一言不發：

『依然像一頭騾子那麼執拗。』他說時聳一聳肩。

『我希望於您的，我可以說，不僅僅是中斥。』經過長時間的沈默以後我對他說。

『那末你還希望什麼……忠告……現在我就可以直截了當地忠告你：想些別的事情。』

這時，我聽到馬伯母行近。無疑是爲通知我們，否則她就無須如此大聲，她還提高着嗓子喊我們開門，因爲她雙手都捧着東西。難道她是怕驚動我們嗎？立時我對大夫替我

補課時她所以始終寸步不離的這一回事起了另一種解釋。

她端來一個裝着杯子與橘汁的托盤，我們三人幾乎都默默地喝着，或是偶而夾入一些平淡而無聊的套語，我相信這是她的防線，因為在她面前我也守着同樣的一道防線。

我已說過我和琪賽爾已不常見面，但我始終很重視她的意見；我再度和她談起我的決心。

「不，我並不一定反對，」她對我說，「但必然我們的看法很不相同。無疑爲你的緣故，我着實對自己作過一番考量。我相信，你看，我自己正屬於那一類把愛情看成很專一的女人。所以我對自己說：那末何必不嫁一個將來我自己所能愛的人？」

我接着說：

「至於我，我決不能接受完全把自己交給一個人。一想到自己的一生必須受一個

使我成爲母親的人去支配，我心中立刻就引起反感，而我希望在他那方面也始終是自由的。難道你不承認這並不是雙方的真正相愛，而只是相互的遷就而已？」

「但是對這一件在女人是有舉足輕重的舉動，如果對方祇是出於遷就，試問你對他如何能有敬意呢？」而由於我不作回答，她又繼續說：「以後你會知道，日尼薇，所有你所唱的這些高調，生活自會一一的把它們打倒，我相信……而且這也正該如此。」她微笑着加上這最後一句，接着便低聲吟哦起來：

我們都有一盤糊塗眼，

這也原來不足怪。

大爺早我計畫得頭頭是道，

整日裏却只是昏頭昏腦。

「這首怪有趣的詩是你寫的嗎？」

「那才怪呢！」她頑皮地說，「這是服爾德的四行小詩，我喜歡時時念它，而這也正是你的寫照。我可憐的日尼薇，不拘你有如何堅定的決心，和別人一樣，有一天你也總會落入情網；或是更糟的，你還會相信在你的誘惑者身上發現了無比的知慧，無限的德行，而實際却都只是你自己腦筋中的幻想。而且你已經很知道愛一個人時該是一種什麼滋味，而到那時一切全不能由你自主。」

「你是什麼意思？」

「我相信現在來談，對你對我已都無妨。你並沒有想到當時我也發瘋似的喜歡莎拉？是的，雖然我一向以慎重出名，但那時簡直就是瘋狂；我唯一比你慎重的地方那就是我沒有像你那麼作得顯露；但我已天天睡不着覺。啊！你大可不必吃驚；我們間實際毫無關係；但假定我要在她懷中，那我一定會融化成像糖一般。幸而莎拉自己並不疑心。如果

現在我對你談起這件往事，而且談得那麼泰然，那也就只爲對你提出這個問題：假定沙拉是個男人，你肯讓她和你生一個孩子嗎？」

琪賽爾的祕密使我非常感動。我在回答以前着實躊躇了一陣，但終於肯定的說：

「不。」

「爲什麼？」琪賽爾便問，而且她又立刻補充說：「不消說這兒我們完全撇開所謂「體統」一切貞節，一切因襲的道德觀；但人愈得到解放，我相信人對自己所負的責任也愈重。這你也同意，是不是？」

「當然。而且你知道，如果我強使自己帶上一點傲世的色彩，這也決非因爲藉此我可以得到更大的樂趣。」

「那末，回答我：你不願意生一個像沙拉那樣的孩子……爲什麼？」

「因爲體態的美在我看來遠不及某些智力與心地的美來得重要，而後者正是沙拉所缺少的；而我發現這却正是你所具備的。」

『可惜我沒有一個兄弟，』她立刻笑着說。

接着，爲使我們之間不再留下任何疑竇，我把我和馬爾商的兩次談話也都告訴了她。她又變得非常嚴肅。

『聽吧，』她對我說，『你應該把這一切告訴你母親。就我對她的認識來說，她一定很能理解你的。』

『是的，我也早在想，而且我希望有一天能找到一個和她談談的機會，目前也許不太可能。但不提到我剛才對你說的關於馬爾商大夫……』

『爲什麼？』

『我想不提爲妙。』

我自己本能地有這預感。

直到一九一六年十月我上沙德羅(Châtelleraut)去看我母親——那在她去世

前不久——我才得到許久以來就想和她一談的機會。正像我在女學——也即我母親的日記——的前言中已簡要的提到過：我母親那時已加入一個後方醫院担任看護患傳染病的病人，這工作的危險性實不下於任何最接近前線的醫院。最初我希望她能帶我同去；她拒絕了我這要求。但她願意我在野戰衛生隊工作中休息的期間跑去和她同住幾天。所以當我見到她時，她正穿着從此不再離身的看護服裝。醫院中住滿着病人；由於怕我受到傳染，我母親不願讓我進去。而當我抗議何以她能自由進出：

『是的，我們當看護的都經過防疫注射，』她笑着對我說，『試想經過五個月……』我已說過這正是她去世的前幾天。我看出她由於過度的操勞精神非常疲累；但當我提出希望她能多有一點休息，她抗議說『她從來沒有像如今那樣忘去自己以後更感到健康的，而這在士兵們也一樣。』而她又加上說：『而我相信你自己也一定會感到。』

的確，自從我把全副精力用在傷兵救護工作以來，我的健康已大有進步。我不久以前的種種煩惱與不安如今已早煙消雲散。我已不再去想這些，即或偶而想起也只覺得

好笑而已，所以當我開始和我母親談起馬爾商大夫時我自己的心緒可以說非常平靜。

『我想知道你對他的意見如何，』我說。

『但我認為他是一個很出色的醫生，而且同時也是一個好人。』

『是的，這是人人都同意的。但我知道的毋寧說是你個人對他的意見。』

她許久不發一言，微笑着看着她自己的腳。我們正在市立公園中。那天天氣很好，雖然時季已深，但幾乎還帶有暖意。一羣鴿子在啄食一個遊客爲它們所拋下的麵包，這時在我們身畔驚飛起來。她更帶微笑地注視着我，但她的面部却不由主地起了一陣輕微的收縮。

『你曾經猜想到我愛過馬爾商大夫嗎？』她終於略略帶着顫聲開始說，『從一個母親口中對她女兒來作類似的告白無疑是很……』她找不到適當的字來結束她的句子，但又繼續說：『這是我未曾告訴過任何人的一點小小的秘密；而如果要覺得其中有差於告人的地方，我也就決不會來對你說了……一件並無後果的祕密，因爲我從

來不會對他有過表示……但當我已不再關心你父親的敬意，也就是說當我已失去對他的敬意時（我想這你也早已明白）……是的，那時我需要馬爾商大夫的敬意，是他的敬意支持了我那些淒楚而艱苦的時刻。」

「那末你從來沒有對他說起過……爲什麼？」（她用搖頭表示否認，但並不回答我的「爲什麼。」）「你確實知道他一點沒有注意到嗎？」

她又沈默片刻，接着說：

「有一個人倒着實起了疑心……那就是他太太。」

「馬爾商太太？」

「是的：我的女朋友。而正由於她的緣故，所以我才從來一字不提。我不願意使她痛苦。」

「至少她是否知道你這方面的犧牲？」

「但是，日尼薇，這談不上犧牲。事情到這樣也就最好。」

多少帶點焦切，我再度問她：

「你確實知道他自己完全沒有疑心到嗎？」

她不再微笑：

「幾乎完全沒有。」她吻我的前額，而又微笑地揮一揮手像是爲驅散所有這些記憶：「我親愛的小東西，爲什麼今天我對你談起這一切……這使你很吃驚嗎？你記得你腦筋中曾經以爲（我真不知道這從何而起）我愛那個可憐的好心人布格魏斯陀夫？」

「是的；這確實可笑，但當時我必須設想你愛着一個除我父親以外的人。」

「小聲點！」她說，像是輕微地對我帶有一絲責備的意思，「那天你對我所說的那些話實在有點瘋狂。」

「我祇記得我非常生氣，因爲我相信你在爲我而犧牲。」

「而假定那是事實，日尼薇……」她異常莊重地說。

「那因爲我實在不能容忍那種犧牲。」

「你說話正像一個還完全沒有經驗過愛的人。我有點冷了，我們走吧。而且我也快該回到醫院去了。」

開始掠過一陣微風，枯葉紛紛落在地上。

我們站起身來。

「我還有一點事情想告訴你，」我對她說，像是突然起了決心。而一鼓作氣：「你知道有一天我對馬爾商大夫說了什麼……我說我要和他生一個孩子。」

像是受到突然的衝擊，我看她後退了兩步。

「但是，日尼薇……」而這聲音中所含的語氣實在教人難於形容，像是憤懣，但同時却又顯然含有一點不安，一點虛驚，而還更些微地含有一點竊喜。唇邊帶着戰慄，她又加上說：

「我不懂你的意思。」

「是的，」我直截地繼續說，「我希望他能使我成爲母親。」

「你怎麼啦，我可憐的小東西？」而這次的語氣却顯然是一種責備。

「我不知道。當時我光有那麼一個觀念。」

「而……而他怎麼回答你？」這次却轉作憂慮。

「他說我說話像一個孩子，一個荒唐而瘋狂的孩子；他說他不能和我認真，他說

……

「他還說什麼？」

「而最後他說他不能那樣，因為……」

「因為什麼？說吧！不必怕。」

「因為他愛他太太。但今天我才明白，」我目不轉睛地凝視着她說：「這還不僅因此。」

「也許。」她低聲說。

我覺得她的口唇在發抖。唉！和我這些自私的決心相比，我母親的馬爾商大夫的，就

連馬伯母的他們那種存在於默默中慎微的情感這時對我顯得多麼地更爲可敬，而其更爲真實！這一切暗暗交織在心與心之間的脆弱而神祕的線索經我這不加思索的推進竟被攪擾成千頭萬緒……這正是我在告別她以前希望能對她說明的。但她把她的手指不按在她自己的口唇上而按在我的口唇上，溫柔地微笑着，目光中像爲使我理解我們間已無須再有說明。於是我把她抱在懷中，盡力地擁抱着她。她向我告別。

不意這對我已竟成永別。

